


金桃

溪陵客

賦語





桃溪客語

吳騫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桃溪客語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序

義興爲東南奧區。吾友吳君槎客。寓遊其間。旣著國山碑考。復著桃溪客語。搜剔溪山。爬疏人物。博而且精。洵不負此地矣。昔倪迂家於祇陀。屢遊荆溪。題咏甚多。余最愛其題畫贈王光大云。荆南山色青如染。卜築正當溪水南。浪舞漁舟鷗泛泛。雪消沙渚柳參參。涼軒楓葉晴雲綴。秋浦荷花落日酣。舊宅不歸幽夢遠。吳松聊結小禪龕。讀之覺荆溪勝概。宛在目中。光大蓋亦由吳移居於此者。故落句云爾。雲林又嘗於春暮。冒雨過郟九成舟中。與劉德方郎官論詩煙渚。翼日快晴。移泊綠水岸側。仰睇南山。遙瞻飛雲。夾岸桃柳。相廂如散綺霞。九成因出片紙。索畫眼前景物。雲林爲題句。有云。復遇武陵守。共尋花滿川。是荆南地。故饒桃。其佳處正不減淵明所記。槎客方結廬國山之下。流連觴咏。於昔賢何多讓焉。乾隆五十三年。歲次戊申。暢月。耕厓弟周廣業篋。

桃溪客語目錄

卷一

甄仲氏墓

唐家巷

張居詠

國山封禪

國山城

鄒補之

蘭

縣齋紅梅

陸希聲

茶墨

長橋

鰈魚

岳武穆詩

龍池曉雲

夢芝

石獮

張水曹

醒醉石

蠻宅

徐騎省

國山天篆

元時造墨

荆南酒

善權寺石刻

喪元勇士

靈官巷古塚

盧公故居

界茶

毘陵志

竹菇

鼈

漢上易傳

雷書記

杜樊川詩

碧鮮庵

翰墨香

山亭山

湄隱園記

李夫人

陸氏易傳

易本老氏

金沙泉

梁祝同學

大石自立

卷二

東坡易傳

斬蛟

風土記

月臺

封禪碑

夏甲申雨

倪高士

陶得和墨

李蟻詩

蔣竹山

浣紗女廟

茶舍

中江

小蘇畫

高槎翁詩

董令升

恨這關

東林黨人

雷書逆上

史玉池

武穆題屏

三洞題名

祝陵

所前橋

立信中郎將

潛庵語錄

祐陵批旨

香祖習說

君陽序易傳

吳大本

傅詩制墳刹

承福輓銘

孫堅釣磯

芙蓉山石

陳坦公

金沙寺題壁

靳文僖

卷三

洞山茶品

山花

俞貂鼠

西溪詩

陳遠

秃角龍

周孝侯碑

紅字唐類函

鵝籠書生

石牀侯

省莊

忠肅遺像

俞安期

桃溪

周生烈墓

魴魚

鑿壺

陳子畦

盧錫侯

荆南唱和集

賀方回墓

東坡買田

蔣仲永

孝感塋

皇甫茂叔詩

歷陽山石文

馬元康

鮑郎山灣

湖中鐵錢

臺陽百咏

毛禹門

水榭遺址

釣臺經學

陳述古詩

崇靈廟

沙隨論易

刀削雷書

周廟著靈

杜辭晦

翠碧

李蟻爲節度使

義興異夢

宜興再召

吳楓隱

堵牧遊

忠肅佩刀

夾紵玉仙

卷四

永定海棠

三江

銅官仙桂

王文恪

荆溪雜興

長溪賦

天花菜

沈无咎

卓去病

戴叔倫墓

盜印

葉文忠詩

水利議

小水洞紀異

李定臣

內簡尺牘

小水洞題名

李蟻贖寺碑

比之匪人

孝經章句

古靈羽化

百瀆

婦人集

鹿乳

詩人墓

藏芥茶法

谷繼宗

東西沆辯

朋溪瑞蓮

寺壁題詩

耿君用

開元石幢

許太尉廟碑

卷五續編

東坡四事

天遠堂

陳昭詩

任彥昇詩

洞靈觀

夜明竹

檀弓逸文

宜興陋陋

密有二堂

張公洞留題

聽秋軒詩刻

香蘭山寨

東坡在陽羨月日

李定臣詩辨誣

鐵厓張公洞詩

銀龍銅馬

陽羨春歌

燒香臺

仙李巖

張真君

祠山事要

司農劉夫人碑

通真觀

喻鳧

釣臺遺址

李蟻

兩到詩

灣山集

張公洞唐人留題

桃溪客語卷一

予竭來荆南。樂其風土之間曠。人士之雋淑。買田學稼。結廬國山之下。日與田更野老相往還。輟畊多暇。偶有閒見。則筆而識之。積久成帙。以其叢脞嵬瑣。一若道聽而途說之。命曰桃溪客語。若夫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世有東都主人。能無听然而笑乎。丁未冬日。海昌吳騫。

承福殿在張渚西南一里。祀漢張渤。卽世所謂祠山大帝也。不知創始何時。俗傳赤烏。或云天監。今殿乃元大德丁酉重建。頃歲土人更新之。得人骨一軀。於殿西古牆下。骨幹極偉。而鬚髯尤鉅。莫詳何代人。土人製棊而遷之。予戲徵鄒潤甫事。爲題曰甄仲氏之墓。

桃溪一曰張溪。乃宜興至廣德要道。宋建炎四年六月。岳武穆提兵經此。嘗館於張大年家。有題屏書。詳雲麓漫鈔。又有贈張完絕句云。無心買酒謁青春。對鏡空嗟白髮新。花下少年應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完次答云。相別相逢不記春。眼前非舊亦非新。聲求色相皆虛妄。莫認無疑是昔人。玩二詩。蓋武穆至桃溪。非一次矣。完字安國。石刻舊亡。今在前河掩張氏祠中者。乃完後人所重刻。詞海遺珠載武穆湖南僧寺詩。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句亦佳。

喪元勇士者。盧姓名象貞。忠肅公族弟也。少年驍勇。明季土寇肆掠。象貞甫弱冠。率鄉兵立柵東州門。以爲保障。賊攻柵。象貞出禦。首爲賊所斬。其軀植立不仆。轉步入柵內。賊賊以爲神。遂遁去。鄉人葬之。獨

山之下。碣曰喪元勇士。順治乙酉八月。大兵破硤石。周五重弟啓琦。巷戰死。頭已落。尙屹立持戈。兵叱曰。公無頭。猶力戰耶。遂仆地。陳梓爲作無頭將詩。此與元一統志載唐花驚定事。皆絕奇。

唐家巷。在南門內。凝菴先生之故居也。凝菴雖家武進。尤愛桃溪之勝。其自南太常免歸。常往來二邑間。故卜築於此。

龍池曉雲。爲義興八景之一。山在桃溪東十里。峯巒聳峭。巖壑杳冥。眞棲神之勝地也。唐凝菴太常。每喜登龍池觀朝旭。復捐資重建禹門禪院。而爲之記。

靈官巷西史氏宅。其外爲列肆。內室古壙一。中有朱棺四。維以鐵絙縣之。無碑碣。不知何代墓。人亦不敢發。每有所見。讓之輒已。

張居詠。南唐時。爲門下侍郎。兼平章事。後罷爲浙西節度使。桃溪張氏。以居詠爲始祖。十國春秋。居詠墓在金陵。有神道碑。

明何武莪給事。家桃溪。今何家橋及桑園。皆其故址。武莪少孤。父爲族人所害。母吳。私以血衣曝桃枝。桃輒爲枯。夜夢老人。持一靈芝與之。曰。此而家報復之機。三七以爲驗。武莪舉于鄉。忽一芝生于空桑。吳泣曰。此復讐之時矣。遂出血衣授武莪。時族人黨於魏闔。俾至京圖之。其寃始白。計距夢時。正二十一年云。

九台盧公。其先本浙人。宋南渡後。徙居宜興之茗嶺。復徙桃溪。所前橋。實公始生之地。旣而又徙于新橋之側。公嘗擬創園于此。號曰湄隱。先爲之記。其園竟不果成。公將出師時。與夫人書。予嘗見之。書法秀

整絕類趙承旨夫人王氏金壇人康熙中嘗賜杖有司歲給粟帛壽九十餘

國山在桃溪東北十五里卽離里山也其下一小山吳孫皓封禪碣存焉俗以其遣董朝所封故謂之董山常州府志以此山爲國山非是

石曠生山礪中形類蟾蜍而皮色深紫四足甚長蓋南風蛤之類也柿狐卽果子狸食柿則更肥美二物

土風用充珍饌陳迦陵詩曰曾數他州食品無廚娘風調冠南都紅槽薄醉蒸山曠銀縷如絲切柿狐

荆南茶惟茗嶺爲最以此嶺絕高峻受風露獨深也茶最先蓮心次毛尖次白毫次花香大抵毛尖爲勝

至陽羨芥茶夙推廟前廟後俗傳漢光武廟任安上茂才云本茶宿廟以宿秀音同致譌一片舒之可得茶一甌又若君山懸脚嶺所

產者唐時修貢均絕響久矣

古國山城周廣二百九十步有濠西臨漳溪太平寰宇記云晉初置于離墨山西後徙平曠隋廢今遺址

在五洞橋東耕者往往得古甌猶城堞也

九斗壇在善權山高三尺周廣一十三步有九峯形類覆斗梁天監中禱雨不應武帝夢神告曰陽羨九

斗山有神號張水曹能興雲雨帝遣使築壇致祭果降雨今壇址猶在寺東仙人橋側

常州古毘陵郡昔之爲志者宋則有鄒補之毘陵志十二卷史能之重修毘陵志三十卷明初則有謝應

芳毘陵續志十卷成化中朱昱王儼續修毘陵志四十卷正德癸酉張愷又續修常州府志八卷

鄒補之字公袞開化人受業於朱子及東萊之門淳熙初舉進士爲常州教授判江寧府史能之字子善

四明人彌遠從子也。第進士。淳祐中。尉武進。有廉名。嘗補新江砦。以禦金。咸淳初。知常州。

宜興邑治中。舊有醒醉石。元豐中。令李元盈嘗題詩。今石不知所在。昔李文饒平泉別業。有醒醉石。每酌

酌輒踞之。嘗誡後人曰。有以平泉一片石與人者。非賢子孫也。至五代時。醒醉石爲張全義監軍所得。

其孫延古。從全義求之。監軍忿然。以語觸全義。遂爲所殺。蒙齋野乘。以爲全義殺延古誤。此石亦豈有相爭斃者。而貯

庫乎。姑書以發笑端。

竹菇產于南山者佳。三四月尤多。色赤如丹砂。味不減海鹽。永安湖之松花蕈。桃溪諸山所出菌類。名目

亦不一。綠而有斑者曰菘豆。白者曰白茅。黃者曰牛矢。曰狗肝。黑者曰芝麻。皆微有毒。大抵以春初之

桃花。秋後之鴈來爲最。黃梅則味淡薄。雅不逮矣。此可補箇譜所未備。

桃溪之蘭。遠近諸山谷皆有之。凡春夏秋三種。春蘭亦曰草蘭。一莖一花。亦有一莖二花者。俗稱竝頭蘭。

亦曰重蘭。瓣以荷花爲上。柳葉爲下。玉板爲優。蠟板爲次。心有純素。及桃腮。鶴頂紅。西施吐舌等目。大

要素心而荷花瓣者爲上品。好事家每遇花時。則設讌會。以第其高下。夏蘭卽蕙也。一莖花自六七至

十五六。品與春蘭略同。素心者尤珍貴之。有山僧嘗得蕙一本。莖十餘花。花十餘瓣。瓣各有紅點。一心

純素。攜以出售。香聞一市。人不之識。目以爲怪。竟不酌而去。雲南有蘭。一花九瓣。名曰滇蘭。陳子文太

守嘗爲苕溪一友寫滇蘭圖。并繫詩云。異質固須勞勝賞。奇材真是出天工。不因遠筆收圖貌。誰信炎

花九葉蕈。然滇蘭雖九瓣。而莖止一花。蓋春蘭之異種。僧所得莖十餘花。乃蕙之異種。尤不易得。而人

目爲怪。一草之微。其亦有遇不遇歟。秋蘭形同春蘭。葉短闊而柔。香過春夏二蘭。頗不易得。毘陵之俗。多於幽暗處。築小室祀神。謂之蠻宅。神形人首蛇身。不知所自始。祭上舒鳧而舍燭夜。蓋以鷄與蛇不相能也。按北山經。自單狐至隄山。管涔至敦題。其神皆人面蛇身。殆此類與。野百合。瓣似蓮花。色白如玉。味甘而柔糯。勝家者遠甚。毘陵志謂蚯蚓所化。予初未之信。後人掘得一枚。其半猶是蚯蚓。始知爾雅翼離下所云不謬也。

宋嘉熙閒。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舊麗華粲。交蔭半畝。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寤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年吏。頗知其事。乘閒白曰。昔聞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夭。其家遠在湖湘。因槨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卽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槨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啓而視之。顏貌如生。雖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真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昇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比。于是每夕與之接焉。旣而氣息惛然。疲齮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閒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殞。見癸辛雜志。弁陽老人自謂得之于親舊所自擊者。明湯義仍作還魂記傳奇。髣髴濫觴于此。

徐騎省有走筆送義興令趙宣輔一絕云。聞君孤棹向荆溪。隴首雲隨別恨飛。杜牧舊居憑買取。他年藜杖願同歸。趙蓋南唐時爲義興令。而邑志未載。鼎臣父延休。大祐中攝義興令。多治績。鼎臣少嘗隨侍。

故有藜杖同歸之語。

漢上易傳引用古注，多不可盡信。如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引陸希聲曰：枕闕礙險害之貌。按此解已見陸德明經典釋文。蓋是後漢陸績語，而以爲希聲。且釋文本云：闕礙險害之貌。闕礙蓋卽輔嗣所謂枝而不安意。朱復譌爲闕礙。闕之與礙音義略同，不應重出。又若引子夏易傳古本與世行之張弧十卷本，錯雜無別，大抵宋人著書疎于考訂，如此類正復不少。

葛立方韻語陽秋云：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嘗著易傳十卷，自序謂夢三人偃臥云云，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有若符契。又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贊之徒，復自爲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怪誕若此。後避亂死于道路，蓋不能終君陽居之也。

鄭夾漈通志金石略有吳國山天篆一卷，不知何書。今國山上亦未見有所謂天篆者。豈卽善權寺之雷書耶？蓋雷神之書，固可稱天篆矣。

桃溪之雷書有二，今皆不存。予嘗作雷書記，略附於左。義興善權寺，舊有雷書于柱者三。曰詩米漢，曰謝鈞記，曰詩米漢謝鈞之記。文皆倒當逆讀之，體在篆隸之間，或以爲行書者，謬也。書最奇古。昔人多載之于書，以爲唐迹。明正統間，周文襄嘗遊寺，見而嗟異之。國朝康熙中，寺燬于火，遂失雷書所在。予少時客桃溪，每來遊善權，輒叩住僧，以雷書之形，罕有能舉其彷彿者。未嘗不爲惋惜。或有告予曰：桃溪

西南承福殿。雷書見存。試往觀之。果得於左偏庭柱。凡四字。其書亦倒字徑五寸。入木可四五分。下去地尋餘。筆勢雄偉奇古。特未知作于何時。亦未見諸傳志。考邑乘。此殿元大德間重建。則雷書或作于元以後歟。夫善權既燬。則斯殿巋然獨存。爲魯靈光矣。顧土人亦不知愛也。歲庚子復客桃溪。聞殿已毀。急往尋之。則柱委于瓦礫中。未幾復新承福殿。雷書竟遭斤削。惜哉。夷考雷書之見于前載者頗多。而名稱亦不一。晉中興書。安帝義熙三年六月。霹靂震太廟。鷓尾徹壁柱。若有文字。唐人謂之鬼書。韋續五十六種書。五十三曰鬼書。宋元嘉中。京口有人震死。臂上有篆。似八分。亦曰雷書。李肇國史補。岳州玉真觀火焚後。一柱有雷書云。謝仙火作。何仙姑言。謝仙是雷部中鬼名。夫婦俱長三尺。色如玉。掌行火。又湖州項王廟覺海寺。有雷書侯米等字。宋人又謂之龍書。見歐陽集古錄。又曰天篆。鄭樵通志金石略。有國山天篆一卷。世又傳有雷斧雷楔者。每于震霆後得之。土中雷之奇跡。憲憲若是。歐陽公乃謂龍書。恐是簿篋中記號過矣。惟是謝仙。謝鈞。詩米。侯米。之等。說者謂皆雷神之名。而今承福殿之迹。乃作𠂔曰凸己四字。或疑已卯日口。何雷公好作此狡獪伎倆。令人莫測如是耶。聊記之。俾好古者得以考云。

墨與茶皆宜興土產。載明一統志。今茶尙有。而墨不可得。茶山下有金沙泉。唐嘗充貢。見唐書地理志。杜牧之謂此泉修貢時出。罷貢卽絕。今其迹久湮。

元於材仲。宜興人工製墨。與朱萬初。杜清碧。齊名。見輟畊錄。又若吳國良。湯生。不知其名。李文遠。吳善。竝荆

南造墨名手倪元鎮屢有贈詩載集中大抵茶盛于唐而墨盛于元也。

杜牧之茶山詩云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

窈窕松澗渡喧騰等級雲峯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涌牙香紫碧裁拜章

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潤歌聲谷答迴馨清藏葉鳥雪豔照潭梅好是全家到兼爲奉詔來樹

陰香作帳花逕落成堆景物殘三月登臨愴一杯重遊難自尅俯首入塵埃又李侍郎也幼鄉于陽羨里

富有泉石牧亦於陽羨粗有薄產敍舊述懷率成長句四韻云冥鴻不下非無意塞馬歸來是偶然紫

綬公卿今放曠白頭郎吏尙畱連終南山下拋泉石陽羨溪頭買釣船欲與明公操几杖頭聞休去是

何年何祀瞻學士曰梁簡文帝望同泰寺浮圖詩頭能周四忍長當出九居此古人用頭字出處也世本或刻願聞者非是又正初酬歙州刺史邢羣詩云明時刀尺君

須用幽處田園我有涯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其他題咏尙多卽此數篇觀之牧之之眷

眷於斯土也至矣

風土記云陽羨縣前有大橋南北七十二丈橋中高起有似虹形袁君所立按此卽所謂長橋袁君者袁

玘也孝侯嘗斬蛟於橋下南唐時吳越構兵飛焰及橋梁遂焚燬有司以聞賜錢八十萬重建徐鉉爲

之記今僅長二十餘丈故王百穀謂斬蛟橋實在西九中非今長橋也

穿石山在宜興縣東南二十里有石刻唐盧肇崔光遠題名輿地志云穿山石內潛空上受許陂長流下

注民田十道志云曾有大蛟卵殼可容三斗

吳興統記。荆南酒最佳。是荆溪水所釀。故張協七命曰。酒則荆南烏程。按盛宏之荊州記。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鄱淥。七命曰。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景陽似指荊州烏程鄉之酒。而吳興統記。蓋因吳興之烏程縣。與荆南山接壤。遂連累言之。然今兩地亦自多名酒。張元之山墟名。謂荆山以漢荆王賈登此得名。乃荆溪水所自出。

善權寺大殿及藏經閣。俱燬于火。殿後石壁有巨碑。書碧鮮庵三大字。字逕二尺餘。前後無款識。筆法瓌瑋雄肆。絕類顏平原。秀倚石臺。臺高一丈餘。其上又有明邑令谷蘭宗題祝英臺近詞石刻。草垂裳。花帶鬢。春筍細如筍。窈窕岩妃。苔印讀書處。幾行墨洒雲煙。光流霞綺。更誰伴儒粧容與。無塵慮。恰有同學仙郎。窗前寄水語。芝砌蘭塔。便作洞房觀。只今音杳青鸞。穴空丹鳳。但蝴蝶滿園飛去。石刻上有橫額。題碧鮮巖三字。蘭宗歷城人。

荆溪中出鰈魚。宋陳克子高陽羨春歌。石亭梅花落如雪。土鰈爛斑竹菇赤。祝陵買酒清若空。煮糯蒸魚作寒食。按鰈音役。亦作鰈。別作鰈。四足如龜。長尾而行疾。聲似小兒。善登竹。廣韻云。出文字集略。此魚今亦罕見。

善權寺圓通閣下。舊有石刻深居二字。乃宋張卽之書。明時閣廢。而石刻尙存。故沈石田詩云。張公南渡誇名筆。勁刻猶存玉質完。作屋誰能仍舊號。蓋茆深護翠雲寒。今竝石不存。

荆南之水。皆清甘芳冽。最宜于酒。予嘗取周孝侯祠下水。按以釀法。名翰墨香。閒以分餉友人。往往見於

篇什。語水方蘭如處士薰。爲作荆溪漉酒圖。竝繫七古云。兔床山人有道稱。一杯獨笑張季鷹。性耽樂。山兼樂水。放船東下遊宜興。孝侯祠前水如乳。取水作釀。殆維醞。料量麴米有心傳。髯蘇之經子野譜。酒成郁烈餘正味。滿甕餉人誼良古。惠及野人恣鯨吞。狼籍不顧衫上痕。黃嬌此日獨泥客。紅友當年幾葉孫。東坡與單秀才宜興。主人餉酒。曰。此紅友也。野夫眼眇先累口。老醫投劑勸止酒。未逢杯罅煩叮嚀。豈得酣醺論卯

酉。山人書來教晦藏。不云飲事便作殃。只嫌斯意猶未足。不寄釀方寄湛方。予病目。兔床以張湛贈范武子方見寄。金雲莊

比部德輿詩云。雅愛荆溪溪水清。糟床合麴釀初成。梨花風裏催歸棹。竹葉吾鄉枉擅名。朝來五斗許分嘗。餉客何須更過牆。識得此中真味在。十年交誼倍難忘。陳仲魚茂才鯉云。恨難平者。古人千載不可求。去無情者。落日一竿誰能留。惟有讀書兼痛飲。拍浮差足消閒愁。東海之濱有仙客。平生夙負詩酒癖。竭來更泛罨溪船。欲往名山討奇迹。孝侯祠下水粼粼。取水作酒酒更醇。載歸許我一浮白。醉到

梨花滿地春。

風土記。苜亭山者。苜姥于此得道。後人立亭祀之。山在縣西北。苜字不見于說文。未詳命字之義。錢曉徵宮詹。疑草書區之譌。蓋區本有歐音。轉譌爲上聲耳。

按廣韻。區烏侯切。姓出歐冶子後。然則所謂苜姥者。又安知其非區姥之譌與。

盧九台先生。雖身處兵戈倥偬。而故國溪山之勝。未嘗或去于懷。其涓隱園記略曰。陽羨桃溪。在邑西七

十里。萬山環匝。林壑鮮深。溪水淪漣。其中復有平疇墟落。映帶左右。眞習靜奧區也。出城舟行。罨畫中

凡數百曲。乃至溪涓。余家讀書園在焉。千柳垂垣。清流繞坵。蒼巒繡壁。當其前。遠岫煙村。遶其後。籬落

鷄犬景色蒼翳。衡門數尺。不容車馬。今將鑿石爲額。曰湄隱。園門以內。松逕桐蹊。花棚竹塢。及所謂雙桂軒。斑衣亭。豹隱齋。聽鶴山房。皆創自家君。年來稍擴。旁址得曠地十餘畝。余思築室而歸休焉。擬構書樓五楹。卽顏曰讀書樓。列架滿其四。懸籤萬。爲朝夕自課地。樓須高敞。週以複道。繞以迴闌。丹堊不施。綺綉不入。虛其中。前後洞達。令溪山煙月。據我坐上。時時遣我岑寂。啓樓後望。作露臺與複道。平寬廣可十餘武。列怪石盆草。磁磬石几之屬。夜深人靜。月冷風長。瑤琴一彈。洞簫數弄。此亦吾之丹邱也。臺名敞居。鐫片石識之。去臺二丈許。高垣圭竇。別爲院宇。曲室數區。宛委而入。東西莫辨。岩壑同幽。爲避暑室三楹。曰月窟。爲煖室三楹。曰旭塢。大寒暑則入而盤礴焉。過此開隙地。植女桑弱柘。菜畦稻隴。其閒值山雨乍晴。吟誦餘息。荷鋤戴笠。親執其役。以察物理攸宜。四時亭毒。曰明農逸墅。此樓以下之大槩也。樓前三丈許。鑿藕池半畝。引流以入。星布怪石于蓮芡閒。可踞坐以釣。壘石爲島嶼。峙乎中流。荷香曠時。或一披襟其上。亦不減登華頂。看玉女洗頭盆也。再前丈許。編柏爲蒼屏。作高軒五楹。名之曰石友堂。堂與雙桂軒近矣。客過予者。當止於是。勝日偶逢。良朋適至。汲清溪以煮茗。採園果而開樽。藉草飛觴。陰桐點筆。樂不取乎絲竹。禮不拘於送迎。於石於友。有取焉。花須茂密。樹貴蕭森。松檜竹柏。棕櫚高杉。有不瘁之顏。後凋之操。吾愛其貞。牡丹芍藥。桃梅海棠。有歡悅之色。吾尙其不寒儉。蘭桂蠟梅茉莉。有激烈之香。吾欣其不柔媚。而臭味佳。芙蓉垂柳。梧桐蓮菊。以及水仙秋海棠之屬。竝以韻勝。石菖蒲薜荔芭蕉。以及古槐老藤之屬。竝以幽冷勝。橘柚葡萄香櫞佛手銀杏之屬。枝柯已極可玩。果

實復具珍味。咸當博求佳種。多植遠移。夫吾園之富。有至于如此。視古人三徑松菊。蓬蒿一室。不太奢乎。然木石煙霞。造物不忌。吾將奢取之。平生無他嗜好。林泉圖史之癖。苦不可醫。一行作吏。與山靈別。且十五年。隔溪長松。再翦再茂。今又丈餘。能作怒濤聲。聞於兩岸矣。長鬚從里中來。話其厓略。蓴鱸之思。寧待秋風而後起乎。家有藏書千卷。久束高閣。日事車塵馬足。方當覓綠醕紅歌。縱情歡樂。願以讀書名樓。作老博士生活。又遠去城郭。索居荒寂。想聞者當爲捧腹。然亦各從其志。不可強也。猶憶少時讀書。至生于憂患。未嘗不低徊三復。斯言年逾二十。筮仕得司農郎。持籌窮日夜。如是凡三載。出守天雄。值軍興徵發如雨。訟獄錢糧之苦。視爲郎時十倍。如是復四載。尋備兵畿南。鎮撫鄖楚。再拜簡命。督七省將士。與大司馬洪公同事。征討躬冒矢石。大小數十戰。不宿署舍。歲且三週。無云家矣。今年又有兵闌入上谷。近畿稱警。倉皇奉詔入衛。介馬馳三千里。兵旋退去。再佩賜劍。督諸路勤王之師。遠出塞外。登木葉山。周視邊地。振旅西還。及灤陽。而宣雲之命又下矣。時勢孔艱。天語亟趣。受事。因馳觀邊隘。冒風雪。束馬渡飛狐之塞。屈指前後。在兵閒八年矣。每追奔逐北。波血馬前。深入窮搜。分餐劍首。軍吏林立。煎迫所求。疊疊牋書。紛紛奏檄。唇焦腕脫。無閒晨宵。徧衷欵腸之輩。復環伺而思剗刃。嗟乎。余之經歷憂患至矣。獨蒙聖主生全。以有今日。豈非倖哉。然深悔服官太早。未及多讀古人書。所在蹈危履險。觸忌招尤。先哲所云。濟變勘亂之才。未之聞也。國恩深重。報稱無期。今年三十有七。馬齒漸長。心血已罄。夙興夜寐。効一割于鈇刀。倘邊疆稍有起色。當控天聰。亟避賢路。角巾竹杖。歸釣溪湄。盡發藏書。

流覽今昔。究養生之祕典。窺述作之藩籬。致甘旨以奉二親。討義理以訓子弟。昔日溪中魚鳥。應有狎予者。山靈豈終相笑乎。或問盧子。今桃溪之上。君家廬舍。數楹而已。未有改也。紙上園林。得無爲烏有先生之論耶。余曰不然。蘭亭梓澤。轉瞬邱墟。何物不等空花。豈必長堪把玩。向者邯鄲盧生。一枕熟睡。畢四十年貴賤苦樂。此吾家故事。吾園又何必不作如是觀。客首冑揖余而去。

九台母李夫人最賢。嘗以紡軫鍼黹。佐公讀書之資。平居教督甚嚴。夫人孩提時。匍匐門外。誤墮井中。水

方及肩。家人聞聲自井出。亟救出之。則水深不可測矣。此與劉器之母墜棧道事頗相類。詳墨莊漫錄。

唐陸希聲相昭宗。初天下方亂。隱居于湖汊。金沙寺其故宅也。地近君山之麓。自號君陽遁叟。嘗著春秋通例。因三家之例。裁正其穴。以通春秋之旨。書凡三卷。又周易微旨三卷。皆設問答。考崇文總目云。希聲作易傳十篇。易圖旨說釋變微旨四篇。初隴西李阮學其說。以爲上下經傳二篇。思屬近妙。故希聲自爲之解。餘篇差顯。不復爲注。蓋近世之名家與。今二篇外。餘篇逸。按總目所云二篇者。蓋卽上下經傳也。今陸氏所著多不存。惟時散見他書所引耳。

紫桃軒雜綴引陸希聲論易云。文王觀易九六之動。貴剛尙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則老氏正易之根。治易者可不明老乎。按輔嗣以老注易。觀陸氏之論如此。故晁說之謂其不能脫輔嗣之藩籬也。

風土記。陽羨縣西南有泉。常有紫黃色。浮見水上。出金之地也。又義興記云。陽羨縣塘西潛壤中。有黃土。

色如精金者。舊名金泉。時獲真金也。以上竝見太平御覽。按今金泉區在邑西南七十里。與永豐區相連。卽舊金泉鄉。源出礦山。又小心。唐貢二山下。俱出泉如金色。禹貢揚州貢金三品。傳謂金銀銅。陽羨既產金。漢時復設銅官。銅官山以此得名。蓋三品中所欠惟銀耳。

梁祝事見于前載者。凡數處。寧波府志云。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出而遊學。道逢上虞祝英臺。僂爲男粧。梁與共學三載。一如好友。旣而祝先返。又二年。梁始歸。訪于上虞。始知其女也。悵然而歸。告諸父母。請求爲婚。而祝已許字鄞城馬氏矣。事遂寢。未幾梁死。葬鄞城西清道原。一云。梁爲鄞令而死。其明年。祝適馬氏。經

梁墓。風雷不能前。祝知爲梁墓。乃臨穴哀慟。悲感路人。羨忽自啓。身隨以入。事聞于朝。丞相謝安請封之。曰。義婦塚。蔣薰。留素堂集。清水縣有祝英臺墓。嘗爲詩以吊之。又舒城縣東門外。亦有祝英臺墓。今善權山下有祝陵。相傳以爲祝英臺墓。何英臺墓之多耶。然英臺一女子。何得稱陵。此尤可疑者也。又談遷外索云。鄞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號忠義王云。

吳志。五鳳二年。陽羨離里山有大石自立。太平寰宇記。石高九尺三寸。大十三圍三寸。攷古以五寸爲一圍。一抱亦爲一圍。然此云十三圍三寸。似爲五寸之圍。漢時尺尤小。據其所言。高與圍計之。亦甚卑小。安得謂之大石。殆傳聞之譌耳。此石今尙在國山碑之東百十武。約高十丈。合十許人抱。土人謂其有神。不敢毀鑿。故得久無恙。又按晉書五行志。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考京房易傳云。庶人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于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家得立。其應也。或

曰。孫休見立之祥也。予細觀此石。銳上豐下。不過一峯之小者。蓋亮好言祥瑞。郡縣卽以自立給之。大抵當時紛紛舉報諸奇異珍怪事。無一足信者。乃未幾而休。皓之立皆應之。豈非所謂妖由人興也乎。

桃溪客語卷二

東坡著易傳。謂卦不可爻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也。東坡之易。本受之于明允。與子由共述之。其後東坡書先成。子由亦送其解與兄。故蒙卦中。猶存欒城之說。陸放翁云。時方禁蘇氏學。故謂毘陵先生傳。毛西河獨不取東坡易。蓋亦意見有不同耳。

祖台之志怪云。義興郡渚長橋下。有蒼蛟吞噉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遇出。于是懸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剗焉。蛟中數創。流血丹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古今載孝侯斬蛟事。類多迂誕。惟此似得其實。宋單子發嘗修風土記。今其書多不傳。惟舊志閒引之。按子發乃單錫猶子。舉政和五年進士。錫字君賜。嘉祐二年進士。與東坡同榜相契。坡以兄之子妻之。至義興常館其家。錫嘗修風土記。子發殆踵而成之。

何直指士晉。父爲族人所害。里有土豪黃某。實陰佐之。黃黨於魏閣。藉其勢以陵轢鄉里。未幾而敗。今斷橋澗西北。名月臺頭。有樓十八楹。制甚宏敞。樓之後。月臺故址。具存。相傳皆黃之舊也。

吳志孫皓傳。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海治。太平始。按楚九州渚句。疑當在吳九州都句下。說詳卷末。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

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大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按此段以國山封禪碑。

證之頗多可疑。據碑云：旃蒙洽協之歲，得上天玉璽，乃以柔兆涒灘之歲，紀號天璽。蓋以天冊元年乙未歲，海鹽角里山得石璽，文曰：吳真皇帝而遣官封禪國山，改明年丙申歲爲天璽元年。是以集古錄、墨池編皆以碑爲天冊元年立。又鄱陽郡有歷陵縣，而無歷陽縣。胡三省通鑑注已辨其誤。兼司徒碑作大司空。是歲變爲大司徒。又兼大常周處五字，疑屬衍文。蓋當日實止遣董朝一人，至陽羨封禪國山耳。觀碑自丞相以下十餘臣具名，而處不在其列，且處爲人素剛正，豈肯假此以諂其主乎？毘陵志又謂處仕吳止東觀令，無難督，無有兼太常之事。意史氏見處陽羨人，遂附益之。理或然也。周必大泛舟錄亦云史氏之誤。周益公泛舟錄謂宜興人最畏夏甲申雨，云堯時夏雨甲申，而致九年之水。今俗但以夏甲子雨爲忌，亦不聞有甲申雨之說者。

倪高士於元末明初往來荆溪，窮山水友朋之樂，故集中詩述荆溪者尤多。予搆荆南倡和集，謀重梓，常欲采元鎮詩別爲一卷，坳其後。蓋迂翁與周履道交最莫逆，故顧阿瑛謂周畫亦極似倪，而三人之詩，則其趣向工力實堪鼎足也。

雲林有贈陶得和製墨詩：糜膠萬杵搗元霜，螺製初成龍井莊。悟得廷珪張遇法，古松煙細色蒼蒼。桐花煙出潘衡後，依舊升龍柳枝瘦。請看陶法妙非常，一點濃雲瑤楮透。得和未著何地人，是時荆溪多製墨名手。如吳國良、吳善、李文遠、潘生之流，雲林多贈以詩。諸人自於材仲外，志乘俱佚其名，故具錄之。唐李贛有題善權寺石壁詩云：四周寒暑鎮湖關，三臥漳濱帶病顏。報國雖當存死節，解龜終得遂生還。

容華漸改心徒壯。志氣無成鬢早斑。從此便歸林藪去。更將餘俸買南山。按蟻集今不傳。其詩僅見於此。舊有石刻今亡。

蔣竹山在宋末以詞鳴。人方諸辛稼軒。王叔明嘗爲廬恆作聽雨樓畫。并篆於卷首。一時名流多有題咏。吳韓奕爲書竹山聽雨詞。少年聽雨歌樓上。銀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天闊雲低。斷鴈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空階點滴到天明。奕書其後云。右竹山先生所賦之詞。今偶獲觀此卷。因舉是詞。誠甫俾書于卷末。夫聽雨一也。而詞中所云不同如此。蓋同者耳也。不同者心也。心之所發情也。情之遇于景。接于物。其感有不同耳。誠甫中年人有樓名聽雨。吾意其與在僧廬之下者。同其情。誠甫乃曰。吾聽雨。吾知在吾之樓而已。遂書竹山姓。蔣名捷。字勝慾。一作勝欲義興人也。卷中諸先輩之先輩詞之腔。虞美人也。以上朱野航珊瑚木難具載之。竹山宋德祐進士。元初遁跡不仕。大德閒。憲使臧夢解。陸垕。交章薦其才。卒不起。生平著述。多以義理爲主。有小學詳斷。家于竹山。學者稱竹山先生。

西九之濱。有浣紗女廟。斜對泝澗口。廟止一楹。頗庫隘。中設女像。未審創于何代。按投金瀨。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一統志謂卽子胥逢浣女處。李太白曾爲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勒於道周。獨不言有廟。意者溧陽與宜興接壤。投金瀨卽西九之上游。宜民俯溪流之潏紆。感浣女之激烈。爲之立廟。以崇風節。亦所謂飲水思源之意歟。太白碑詞云。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

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明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珉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尙斬於奢血流於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於飛鳥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陵浮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異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哭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閒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鄰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汜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右碑不見於金石錄未審當日何人所書

余謂瀨上有碑而無廟。西溪有廟而闕碑。安得好事者重書一通。勒之貞碣。藏於廟中。俾貞義高風。永垂不朽。豈非荆南一勝事乎。

茶舍在罨畫溪側。去湖汶甚近。唐於此製茶。修貢。金石錄載唐義興縣新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爲任土之貢。每歲選匠徵夫。至二千餘人云。右碑金石錄闕其目。不知書撰人姓氏及歲月。德父跋云。予嘗謂後世士大夫區區以口腹玩好之獻爲愛君。此與宦官宮妾之見何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言者。如貢茶至末事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況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嗚呼。孰謂栖筠之賢而爲此乎。書之可爲後來者戒。且以見唐世義興貢茶。自羽與栖筠始。據羽言。是茶亦取其辣。今之賞陽羨茶者。多未知也。

前漢地理志。中江出丹陽蕪湖縣。東至陽羨入海。宋易山齋釋周禮。謂宜興境中。高水皆東西分流。中江無自而通。所論未確。蓋中江自蕪湖東南。合宜歙金陵諸水。匯于荆溪。出太湖。東至松江入海。故建康府志。開元中。蔣日用作本縣城隍記云。此縣南壓中江。風波不借。舟楫無施。縣宰喬翔。創浮梁。以便行旅。則中江。唐人尙能指其處也。餘詳四卷。

蘇叔黨善作怪石叢篠。咄咄逼乃翁。東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能爲竹寫真。小坡解與竹傳神。亦善山水。竝詳畫繼。雲林題畫有云。小坡曾寫鷄栖石。猶在荆溪山寺中。幾欲規摹。渾忘卻。可憐

零落墜秋風。至若荆南山水之勝。昔賢吟覽之餘。往往託於圖畫。如周砥銅官秋色圖。見書畫舫及清秘藏。陽羨

圖。周砥沈周義興山景卷。並見王弇州爾雅樓所藏名畫目。僧某荆溪秋色圖。倪雲林曾為下震亭題。見詩集。陳維允荆溪圖。亡名氏荆

南精舍圖。並載珊瑚木難集。倪瓚荆溪快晴圖。重居寺南山圖。贈岳道士畫。並見雲林集。徐賁蜀山圖。朱澤民荆南舊

業圖。見青邱集。沈周張公洞圖。至今好事家。猶僅有藏者。

高槎翁有贈賣墨陶叟詩云。龍井老人稱墨仙。有家近在荆溪邊。鐵臼秋鳴竹屋雨。瓦簞春掃桐窗烟。元

玉初成敢輕用。萬里豹囊曾入貢。日長小殿試烏絲。光迸驪珠欲浮動。世閒潘李今已無。黃金滿篋爭

來沽。詞臣供寫上林賦。畫史藉作瀛州圖。文物年來頗凋弊。喪亂誰言少知貴。便須從子乞雙螺。醉草

檄書磨盾鼻。陶叟當即雲林詩中之得和。案龍井在婺源縣。合倪詩螺製初成龍井莊之語。則得和實

歛人。而家於荆溪者。著此以補前考之未及云。

朋溪在宜邑東北五里。下漳。昆陵志作下漲。港之支流也。宋董弁嘗僑居其地。自謂與溪為朋。故名曰朋溪。孫觀

嘗為之記。弁又于溪上建橋。自為之記。又作楚頌亭。今皆莫可考。邑志又載董待制弁墓。在堞山。堞山

之名。不見於方域志。堞字書亦未載。疑傳寫之譌。意當去朋溪不遠。惜未有表識之者。弁字令升。東平人。適子紹興

五年。為吏部郎。建議禘祭太祖。宜正東向之位。見宋史禮志。弁譌作。六年。試中書舍人。累知衢嚴婺三

州。紹興末。以敷文閣待制降。集英殿脩撰。終。李心傳繫年要錄。載其歷官始末頗詳。又費袞梁谿漫志

曰。後漢馬文淵。路博德。並嘗為伏波將軍。皆有功于海上。政和修九域志。以睢陽雙廟例。合祀兩神。紹

與乙卯董令升舍人斧爲吏部郎以嘗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詔從之令升守嚴陵曾修嚴州圖經予見宋槧本楮墨極精好首有紹興己未斧自序惜已散佚不全錢曉徵宮詹曰按書錄解題令升所著開燕常談三卷取士相與談仁義於開燕之義廣川家學三十卷述其父道之學其在西掖以主持伊川程氏學罷斥禮志所載請正太祖東向之位當時雖未及行迨寧宗時竟用其說可謂特立不阿之士惜史不爲立傳

河南有恨這關相傳關公過五關有立馬迴頭恨這關之句盧忠肅督師至此賦詩云千古英雄恨這關疆分豫楚幾重山龍泉羽士嫌岑寂鳥道征人嘆往還劍削芙蓉身欲奮幽棲巖壑意仍閒遐思壯繆當年事歷盡江山識歲寒又聞人林宏文章夜度恨這關詩云楚水東邊別恨多秋風夜半動離歌迢迢恨這關前月獨照行人過汴河按恨這關在應山縣北七十里又曰平靖關亦曰杏這關接信陽境卽古冥阨也見德安府志壯繆過五關本小說不經之語忠肅提兵經此偶有所觸而賦之爾

魏忠賢定東林黨人榜自李三才至何吾騶凡三百九人宜興則蔣允儀第四十二陳于廷第四十九湯兆京第五十六毛士龍第八十四何士晉第一百八十七史孟麟第二百八十二以天啓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頒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兆京卒于萬曆之季至是已垂十年忠賢之黨猶追恨之故亦列其名與宋燾曹于汴等謂之前鋒云

易乾鑿度云易氣從下生蓋易逆數也氣從下生以下爻爲始自下而上乃成卦雷出地奮亦自下而上故雷書字皆倒逆上讀之此誠天地自然之理也

史玉池太僕平日師事涇陽友事忠憲爲學好談工夫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玉池作性善說關之同

時楊晉庵復移書辨論。以爲誤會陽明之意。然玉池之論學曰。今時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是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卻說饑來吃飯困來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見學者用工夫。便說本體原不如此。卻一味任其自然。任情從學去了。是當下反是陷人的深坑。不知本體工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卽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問夫子求本體。夫子却教他做工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是人。于日月閒。那個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故居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卽工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此工夫卽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真當下。方是真自然。若饑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爲當下。卻便同于禽獸。這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的關頭。榮辱的關頭。毀譽的關頭。生死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不是真工夫。卻沒有真本體。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卻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卻從得生失死關頭。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時的當下。此時能不走作。纔是真工夫。纔是真本體。纔是真自然。纔是真當下。往李卓吾講心學于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個個人。都是現現成成的聖人。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卻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善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波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脚亂。卻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自家且如此。何

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工夫。差認了。都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玉池之論。亦未嘗不切中時弊。非徒託諸空言者。惜當日在朝。直言讜論。俱不能用。至奸黨喬應甲。誣爲東林護法。而削其籍。玉池嘗恐中朝有牛李朔蜀之憂。不意竟如其言也。

岳武穆題桃谿張大年家屏上云。近中原板蕩。敵兵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將帥無能。不及長城之壯。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小大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涉遐荒。立功異域。亦且快國事之萬一。今又提一壘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舉而復。敵擁入江。倉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馬不還耳。今且休兵養卒。蓄銳待敵。如或朝廷見念。賜予器甲。使之完備。頒降功賞。使人蒙恩。卽當深入邊庭。迎二聖復還京師。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時過此。勒功金石。豈不快哉。此心一發。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飛書。武穆後陷入罪。其家洗去之。而迹猶隱隱可識。考中興小歷。及宋史武穆本傳。建康失守。諸將潰去。多行剽掠。惟飛屯宜興。不擾居民。晉陵士大夫避寇者。俱賴以保全。圖其象祀之。兀术渡江而北。大肆焚掠。飛邀擊于靜安鎮。又大敗之。兀术奔淮西。遂復建康。是其時也。又按高宗紀。建炎四年六月甲申。岳飛破戚方于廣德軍。是月辛未朔甲申。乃十四日。則望日乃乙酉。實破戚方之明日。方喘息未定。而汲汲焉志切匡復。其詞感慨激發。殊有枕戈擊楫之遺。善權三洞。旱洞。小水洞。昔人磨崖題名。及詩詞最多。悉爲苔蘚封蝕。不可句讀。小水洞口。惟明人一二處。尙可識。大水洞側。似無題字。蓋路逕益險巖。遊者至此。皆自厓而返矣。

祝陵雖以英臺得名。而墓道則不知所在。民居闌闌頗稠密。按咸淳毘陵志曰。祝陵在善權山。其巖有巨石。刻云碧鮮庵。蓋祝英臺讀書處。昔有詩云。蝴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壇。俗傳英臺本女子。幼與梁山伯共學。後化爲蝶。事類于誕。然考寺志。齊武帝以英臺故宅創建。又似有其人。特恐非女子耳。地故善釀。陳克詩有祝陵買酒清若空之句。竊嘗疑祝英臺當亦爾時一重臣。死卽葬宅旁。而墓或踰制。故稱曰陵。碧鮮庵乃其平日讀書之地。世以與俛粧化蝶者。名氏偶符。遂相牽合。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歟。

元時桃溪有批驗茶引所。在前河埭北。名茶園提領所。明嘉靖初。省歸本鎮巡檢司。公廨粥爲民居。今所前橋卽其地也。有忠肅盧公誕生故宅尙存。

國山封禪碑。書者爲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建之名。載王象之輿地碑目。及陶宗儀書史會要。立信中郎將。未見于續漢書百官志。及三國志等書。按吳書。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又元劉大彬茅山志。杜契。杜陵人。孫權用爲立信校尉。是吳官有立信之號矣。又吳志。陸抗傳。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周孝侯廟碑。父紉立節校尉。九真太守碑。又有立忠都尉。蓋皆其類也。石高八尺。圍一丈。篆文周繞。凡千餘言。其形上銳無蓋。及跌如米困然。故俗謂之困碑。明沈時暘詩云。莫歎莓苔蝕螭首。故宮禾黍已離離。其實此碑無螭首也。

湯文正公語錄云。天地何時不生才。雖衰晚亦有之。願用之何如耳。明季如盧九台。孫白谷。蔡雲怡。都是

有用之才萬吉人亦不易得

善權寺自齊梁以來竝禪和所棲舊志謂宋宣和中改爲崇道觀建炎元年詔復爲院予按雲麓漫鈔載寺碑略曰準內門承奏院刑司帖據清訟院中有常州善權寺僧沖偉執狀立橋稱抑屈者右似此立橋等人當司奉批旨就問仍取文字遂領到沖偉責問據狀先在義興善拳寺住持寺牆內有九斗壇自來屬寺建隆元年被縣令歐陽度奏陳改差道流主持蒙下吏禮部太常寺刑部定奉批旨下待制院本院不詳省寺元定卻改付道流續次陳奏蒙下御史臺臺司卻牒過省部廳竝不與沖偉理定緣此立橋乞下按鞠院諸司行遣奏元承刑部牒奉制中外諸司刑獄如有冤訴竝大理寺推覆大理寺有冤卽送御史臺斷又未息訴卽命大僚置制院推覆此件公事合命大僚詳覆御批此小事何勞大僚詳定但問累朝興創如何見說星辰便是道門中事且如郊天祭地星辰山川嶽瀆不用道士行禮旣久係僧主管輒因造次所奏故致詞訴可令仍舊隸善權或有請禱只用僧祈澤寺祈禱見差道士互有參雜亦可差僧永爲定式如此去更有如歐陽度小官人子亂擾公方有所陳述不得取旨水旱災沴乃孤之不德非因道流和尚淳熙十三年蒙國史院於余家取索徽宗朝文字嘗以此碑繳納史館按此碑今寺中不存湯抄亦不著歲月觀末所云當是徽宗時事然據碑所云是爾時善拳寺仍爲僧院唯九斗壇屬之道流耳志之言不知何所據也

謝皆人太學少以詩見賞王漁洋與陳滄洲諸公交最深自以爲得四助晚尤篤志于學嘗著曲禮廣義

約禮通義。士喪衍義。總名之香祖習說。多發揮先儒遺意。而辭致雋潔。令讀者幾忘其為近世人語。至于正人心。厚風俗。良非小補也。節其大略于左。思噉親食。無齒欲娛親。案而止。親在而忽忽焉。過

而思。夢而泣者衆也。詩曰。父兮母兮。誰久留。木搜搜。人子憂。生辰如母忌。闔戶辭賓。愛其親者。慮

周于虎子。穀既熟。薦香稭。及菘菽。巨勝之屬。佐以芳葩。春以蘭。秋以菊。君子祭。芳香必備焉。鮒蟹

之肪。薦于高堂。親命酒。歌詩以侑。或曰。初冬當墓祭。與曰。孟冬之朔。霜隕墓而哀其亡。君子稱人

之富。則言文。稱人之貴。則言德。兼三王者。周公也。夜以繼思。繼周公者。孔子也。夢亦見之。文在茲。文

在茲。裘短不勝寒。位卑難以福國矣。周禮。尚書。漢有遺經之二女。河間獻王。購周禮于李氏。伏生之女。口受尚書。父母

之塋。時至。兄弟之塋。歲至。益友服三月可也。厚矣乎。范式之于張劭。李白之于指南。喪以浮屠。涑

水。伊川之罪人也。右曲禮。廣義。漢壽亭侯。無愆而剛。孔子所願見而不得者也。枇杷寒至而葩。負霜而

孕。黃蘊生其貞果乎。君子朽骨不朽德。惡如足垢。濯之無咎。久雪而禽斃于饑。以是知鶯燕之

能避也。著書其年至而學至乎。曾子之書老而出。孟子之書耄而出。右約禮。通義。父母生不再得。即死

之日。亦不復再得也。二泉之言痛矣乎。喪伺門戶。謹男婦。恆視燎鐙。儲水過他日。姜上均曰。儲水過他日。一字一淚。

殯設靈座。整衣履。撰著陳之圖書。列於側。借父書者乞還。士庶人之沒於外者。猶客子之思歸也。柩

返於室而後葬。和之不題非制也。吉跪先左足。凶跪先右足。淹柩於堂。非禮也。茂林野土。神所娛

異時館舍非其居。毋浮屠。毋淺葬。悠乎忽乎。獸之宮乎。衣藏于廟。著書藏于廟。理廟徑。時來宿儒。

三年之喪。君子習其常。孝子悲其速。右土喪
衍義

陸希聲易傳自序。予乾符初任右拾遺。歲暮端居。夢在大河之陽。曠野數百里。有三人偃臥東首。各長數十丈。有告者曰。上宓犧。中文王。下孔子也。三聖皆無言。意中甚愕。寤而震悸。伏而思之。河與天通。圖之自出。三聖衡列。乾之象也。天道無言。示人以象。天將以易道畀予乎。由是考核少小以來所習諸家注說。貫以自得之理。著易傳十篇。傳上經爲第一。下經爲第二。所以列象象之微詞。測卦爻之奧義。第三篇。演文言之純粹。以顯聖人之蹟。第四篇。伸繫辭之微意。以彰易道之神。第五篇。原作易之始。述列卦之序。第六篇。釋說卦之義。辨反對之相資。第七篇。窮畫卦象之由。生著奇耦之極。第八篇。明權輿律呂之末。制作禮樂之原。第九通天下之理。第十成天下之務。別撰作易圖一卷。指說一卷。釋變一卷。微旨一卷。又以易經文字。古今謬誤。又撰辨證一卷。漢上曰。陸氏易傳。削去爻象。自謂彌縫其闕。諧音以發其辭體。正如子雲作太元。俾學者爲進易之梯階。至於言義。則自有中否。

明吳綸字大本。築別墅陽羨溪山閒。與沈啓南交最厚。至吳門則過啓南。畱連旬日而去。他無所詣也。嘗約啓南遊善權不果。啓南酌以詩云。久要三十年。契好未始曠。慰老辱招拉。山水作清放。鄭重三百里。迢遙累孤舫。病溼如蹇窘。美意成舛望。足滯惟心馳。日暮生悒快。把袂未忍判。彼此默相向。翩翩楊柳花。撩亂白髮上。物亦似人情。畱戀聊一餉。踐約須過月。山林綠陰王。突奮誰我沮。指日語敢誑。登堂謝所負。一笑賀無恙。善權尋舊夢。蜀山發清況。諸公如不棄。詩酒要酌倡。浮生流感光。石火急難仰。行樂

在及時得失亦巨量。坐看西飛雲。悠然情莫忘。

宋傅待制楫。陳述古壻也。有墓在祝陵。崇寧閒。楫以徽宗潛邸恩。乞善權寺以爲墳利。此舊志所載也。案宋史。楫字元通。仙遊人。少從孫覺。陳襄學。徽宗朝。累官中書舍人。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在朝見事。寢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疋。今墓不知所在。觀傅公之先見。誠老成達識之士。當日卜葬于此者。蓋逆知天下將大亂。雖王侯公相之墓。且不能保。甚至有楊璉真伽之禍。惟窮山幽谷。始得安其窀穸。而獨依善權寺以爲墳利。視當時諸臣。競求天下名藍鉅觀。以爲香火功德院者。異矣。

頃歲重建承福殿。予嘗得垣中故甃。甃側有陽文一行。曰常州路宜興州。蓋元時埴也。分隸極古雅。海鹽

張芑堂明經

昌燕

收古甃甚夥。予贈以一枚。嘗拓其文貽友人云。在晉咸和。梁天監之亞。

煙山在桃溪西北二十里。峯巒環峙。山上有漁磯。俯臨深谷。陳沂南畿志云。舊傳孫堅嘗釣于此。古來陵谷遷變。誠不可以常理測。今七里瀨子陵釣臺。東西相峙。其下臨水際。且數百尺也。煙山又有孫氏祖墓。有葬其旁者。夜輒聞號呼聲。俗稱弔打墳。

自芙蓉迤東山。多奇石。佳者璫瓏秀峭。不減韶英洞庭諸產。予嘗搆得數枚。載歸小桐溪。置竹下書堂前。張君芑堂一見。大賞之。以爲龔氏之玉玲瓏。查氏之縉雲。無以過也。予遂割數峯爲贈。時歲暮風雪中。欣然載之以去。蓋芑堂之癖。更有甚于予者。此石旣歸海鹽。芑堂手寫載石圖見寄。并系以二絕。殆欲

憫予海岳研山之思也。予亦作贈石圖報芑堂。一時頗傳之。芑堂詩云：訪古捫碑快勝遊，探來山骨助清幽。多情最是蛟橋水，千里相隨虹月舟。小桐溪畔讀書堂，分我嶙峋玉一筐。君自拜經我拜石。

拜經樓

棧客藏書之所

研山寒翠落繩床。予詩云：老我唯知學臥遊，搜奇誰寫顧巖幽。祇饒墨嶺穿雲色，可上山陰載

雪舟。無邊歲月去堂堂，疾似江流出飯筐。

飯筐見水經

多謝新詩兼畫讀，不容塵夢到匡床。兪君秉淵

謙思集

太白詩題卷後云：女媧戲黃土，攬彼造化力。煉石補天維，綿微無一隙。散在六合間，峯嶂亦冥密。連綿向江開，島嶼佳景色。善權讓天子，冥棲在巖穴。曠哉至人心，千載空石室。吾兄青雲士，乘興任所適。還來荆山中，云弄竹溪月。捫天摘匏瓜，明星如白石。滿載剡溪船，賞弄終日夕。誰知張仲蔚，解榻時相悅。爲君寫真圖，探元入窅默。我隨秋風來，尋嵇此相得。魯叟談五經，樓高碧海出。稽首再拜之，求古散縹帙。題詩畱巖屏，惠好庶不絕。

南畿志云：邊莊在宜興縣南四十五里，又有省莊。南唐封疆止于此，與吳越接畛，爲營屯戍守之所。按邊莊卽今石門省莊，在桃溪東龍池山之下。蓋省莊以北屬南唐，以南屬吳越。張居詠居桃溪，入仕南唐而不歸吳越，此亦可證也。

孝感墩在邑東三十里。周孝侯母疾，思甘草，孝侯竭誠籲天，墩產甘草，故又名甘草墩。此事在阮孝緒求人獲之前，而世罕知之者。

陳坦公名安，金華蘭溪人，故盧公建斗部將也。公沒後，坦公依公弟中書象觀，逮象觀死于小梅，坦公亦

殉于新橋之下。其屍越宿不仆。里人感其義。收而葬于塔基山。

按坦公。邑志作蘭谿人。任王谷作江西人。

忠肅公遺像。凡數見。裝束各不同。在新橋故第者。冠朝冠。衣綉蟒。在南門盧氏者。戎裝傍侍二烈士。一爲楊陸凱。一爲俞振龍。此殆後人追爲之。在邑東門忠烈祠中者。被衰麻。席地而坐。蓋居其父崑石先生憂時。以墨經從軍。不能解官行服。故寫此以識其恫與。公狀極清朗。秀眉疎目。有古儒將之風。其夫人像。予亦見之。隆準豐頤。面色微紫。思陵賜物甚多。今所存惟盜碗五。每歲初。新橋之裔。設公像于石友堂。陳之爲祭器云。

唐皇甫茂叔。酌裴十四詩云。淮海每聯翩。三年方一見。素心終不易。元髮何須變。舊國想平陵。春山滿陽羨。鄰鷄莫遽唱。共惜良夜晏。茂叔本丹陽人。天寶中爲無錫尉。避亂居陽羨。予尤愛春山滿陽羨之句。非身歷不知其語之工也。

金沙寺在邑東南四十里湖浚。本君陽遁叟讀書處。宋熙寧初。賜額爲金沙寺。岳武穆嘗題寺壁云。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寮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後立奇功。安社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明時寺有老僧。工爲陶壺。吳拳石家僮供春。頗傳其法。由是遂擅名天下。俞安期。旣自松陵徙家陽羨。益縱情遊覽。畱意詩古文辭。所著芻芻集。初出。深爲甌瓠。兗州太函江夏諸公所推獎。而名益噪。其小像自題云。乃公墮地來。久作人間寄。辛亥夏五月。行年六十二。傳神我友曾鯨也。波臣字丹青。素練光識者。詫相類。頰詎益三毛。準還點二痣。自視筋肉豐。幸乏丰姿媚。面目或不

憎軀骸信爲累。偶對相似形。略述平生事。少且鮮奇資。老復無長計。外若寡合容。中無難測地。能將心赤推。能握肺肝示。典籍恣編搜。文詞浪遊戲。往昔妄馳心。發揮遠遊轡。秦楚信淹留。燕齊每卽次。五嶽到已三。九塞歷亦四。七年行始休。萬變參仍備。道路卽多艱。山林庶無媿。逝矣縱遐觀。歸興成遠志。醪醴過漿家。饗殮仗書肆。出觀盡良朋。入侍有便辟。閨秀三少姬。兒曹四童穉。似續計已成。聲色意兼遂。愛河老已枯。欲火漸無熾。悟彼幻身幻。涉茲義海義。元具大士慈。竊慕鼻室智。慧行師願王。顯念師勢至。安冑莅人天。不求補佛位。思結九品臺。晉爲衆生利。蔭界出光明。大地霑法施。宗乘置不談。淨因導深植。寶地徐往生。火宅猛出離。憑籍後因緣。懺悔前好嗜。百凡不諱藏。一往聊誌記。安期足蹟半天下。平生尤篤于友誼。嘗在金陵鷲峯寺。設無遮道場。薦交友至百七十有奇。凡三月始畢。又續薦二十人于瑜伽道場。皆爲位以哭。設饌而祭。噫。世有若安期之才。顧冑鬱鬱久居人下乎。宜乎二沈子勺。皆稱之爲異人奇士也。

吳志孫皓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云云。此卽國山碑文。所謂九州吉發顯天讖章者也。予疑此文首二句。當曰吳九州都。楚九州渚。蓋流傳本譌倒耳。苟乙之。不特韻正而義亦當。且觀裴注引江表傳。皓聞大喜曰。吳將爲九州作都渚乎。則其譌益顯。然惜溫公通鑑亦未之正也。

明靳文僖公

貴

嘗愛義興溪山之勝。因卜居焉。陸文裕公

深

爲作荆南精舍記。見儼山文集。文僖丹

徒入康陵東宮舊學。南巡時會公薨。車駕將臨其喪。辭臣擬祭文。罕稱旨者。乃御製一章云。朕居東宮。先生爲傅。朕登大寶。先生爲輔。朕今南巡。先生已矣。嗚呼哀哉。諸臣咸斂手歎服。

桃溪客語卷三

周高起洞山界茶系云。羅界去宜興而南。踰八九十里。浙直分界。只一山岡。岡南卽長興山。兩峯相阻介。

就夷曠者。人呼爲界。

履其地。始知古人制字有意。今字書界字。但注云山名耳。

云有八十八處。前橫大礪。水泉清駛。漱潤茶根。洩山土

之肥澤。故洞山爲諸界之最。自西九迥張渚而入。取道茗嶺。甚險惡。

縣西南八十里。

自東九溯湖汶而入。取道

纏嶺。稍大。才通車騎。老廟後者。爲第一品。新廟後。棋檠頂。紗帽頂。手巾條。姚八房。爲第二品。

皆洞頂界也。

廟

後。漲沙。大袁頭。姚洞。羅洞。王洞。范洞。白石。爲第三品。下漲沙。梧桐洞。余洞。石場。丫頭界。留青界。黃龍。炭

竈。龍池。

皆平洞本界也。

長湖背。青口。箬莊。顧渚。茅山界。爲不入品。

皆外山也。

趙彥衛擁壚閑紀云。張渚鎮有張氏名大年。臨溪爲圃。號桃溪。嘗倅黃。藏書教子。一子登第一恩科。岳侯

館其家。有題屏書云。然則桃溪之名。蓋自大年始興。

宋馬令輯南唐書三十卷。其祖元康。世家金陵。多習南唐舊事。未及撰次而卒。令纂承之。實崇寧時也。書

中多言徐鉉。湯悅。被詔作江南錄之疎略。元戚光撰金陵志。求得其書。併爲之音釋。書始顯于世。令陽

羨人志乘多闕載。

山花。見毘陵志。土產門云。或曰防風苗。莖纖弱而長。味甚甘脆。與竹菇竝產。宜興。惠茂吉嘗有賦。按山花。

今土人稱山花蘿蔔。狀頗類土人參。味甘而香。皮黃中白。又微似白朮。能補脾而降肺氣。藥肆用充粉。

參。毘陵志以爲防風之說。恐非是。桃溪近山所產尤多。凶年資以禦饑。視郎其爲易得。留心荒政者。不可不知。荆南唱和集。有天花菜詩。似卽此。

毘陵志又云。洮湖有得斷碑者。乃周生烈所作。又洮湖之西。有其墓。論語疏。博士周生烈。燉煌人。仕魏。三國區立。豈越境終於是邑耶。按周生姓名烈。字文逢。或云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嘗注論語。今斷碑亦

無可考。

獨山東岸有平山。坡陀相屬。延袤可二三里。桃溪貫其中。人呼爲沿溪山。山之北岡勢稍折。曰鮑郎山灣。亦未審所由名。余昔有竹枝詞云。桃花水暖鰕魚肥。寒食東風燕子飛。日日鮑郎山下宿。如何不見鮑郎歸。

俞振龍本以販豐貂爲業。人稱俞貂鼠。見陳鼎東林列傳。

荆溪外紀載薛士龍善權洞詩云。幾如禪觀適。遊納戲澄灣。注。今小水洞。存鱸魚四足。考益部方物略。鮑魚出溪谷。及雅江。有足能緣木。其聲如兒啼。又爾正。鮑大鱸。郭注。鱸似鮑而大。白色。爾雅翼。謂口腹俱大者爲鱸。背青口小者爲鮑。然則鮑之與鱸。形絕不同。與鰕卻相似。陳子高詩所謂土鰕爛斑者。卽此魚也。薛詩注鱸字疑誤。

烏溪港在蜀山東南。港外卽太湖。乾隆乙巳夏大旱。太湖水涸數百里。土人于湖底掘得獨木舟。長二丈。余黃架四已。中有古錢可三百餘千。半雜沙土。不知何時所沈也。競取其錢。毀舟以爲薪。錢質輕小而

色青。民間頗不利于用。予求得數枚觀之。面有五銖二字。背文四出。徑七分。蓋鐵錢也。考洪氏泉志。引

梁書武帝紀。普通四年冬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又隋書食貨志。梁普通中。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

以鐵易得。竝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不計數。唯論貫耳。顧

烜曰。此錢徑一寸一分。而洪氏以爲鐵錢。今世有之。輪郭厚。字迹微漫。背文四出。徑七分。重三銖六衆。

蓋洪所云。乃梁時私鑄。今此錢輕重大小。恰與洪合。其爲梁時私鑄無疑。聞舟中尙有鐵刀一。長尺餘。

余以鐵錢分餉友人。周勤補孝廉廣。作詩紀事云。陳子克。示我五銖錢。鐵質好郭函方圓。面文半

漫可辨識。其背四出連輪邊。重約三銖。徑無寸。鼓鑄云在蕭梁年。何時卻沈太湖底。類此乃浮三百千。

去秋亢旱。昔未有。巨浸成陸。生黃煙。漁翁拋網操畚鍤。詫見獨木刳爲舩。長可二丈博四尺。中實以錙

多且堅。愚民愛錢不愛古。攫取那問名品。汾烏溪巷口棄舩去。蕭斧雲集供炊爨。吳子搆錢得數十。絨

寄其一來幽燕。詳書始末貽好事。證以泉志鄱陽編。我爲摩抄重歎息。舊稱錢神非虛傳。金石寒泐有

不免。獨爾歷久形模全。靈威丈人謹呵護。蛟龍噓吸餘腥涎。憶昔普通始冶鐵。盜鑄輕重隨所便。大同

山積祇論貫。東西蹺墊奸因緣。風波一失葬魚腹。殉財未已軀爲捐。重淵淪沒隔千載。角錢復見豈偶

然。萬頃洪濤一朝絕。無奈龜坼膏腴田。賣妻鬻子歲在己。饑黎買買天垂憐。米出窮山錢出水。今春安徽

掘地得米千餘石。得此亦幸充粥饘。吾觀周官說泉布。義取流行無枯偏。藏富之源本不竭。民用須藉子母權。寢

假變船作金穴。坐令十萬腰閒纏。入手易盡難救旱。願湖終古碧連天。

東川有西溪。李義山爲東川判官時，恆遊息其地。故集中西溪詩，凡數見。東坡在鳳翔，愛玉女洞水，甘冽。恐人詭取，剖竹爲調水符，并紀以古風之二者。與宜之西九玉女潭，風馬牛不相及也。而爲邑乘者，輒

擗摭及之。地志之疎謬，如斯之類，指不勝屈矣。錢唐靈隱山，有玉女泉，志家亦引東坡調水符事，辨詳咸淳臨安志。

陽羨磁壺，自明季始盛。上者至與金玉等價，百餘年來，名輩既盡，時工所製，率粗俗不雅，或塗以丹黃，無

一可入清玩者。夷考古來名手，其姓氏尙可指數，如金沙寺僧，不知其名，供春、董翰、號後溪、趙梁、梁亦作良、元

暢、或作袁錫、時朋、亦作朋朋、及子大彬、號少山、李養心、字茂林、及子仲芳、徐士衡、字友泉、歐正春、邵文金、文銀、蔣時

英、字伯恭、陳用卿、信卿、閱賢、字魯生、陳光甫、陳仲美、沈士良、字君用、邵蓋、周後谿、陳俊卿、周季山、陳和之、陳挺

生、承雲、從、沈君盛、陳辰、字其之、徐令晉、項真、字不損，嘉興人，諸生、沈子澈、竝勝國名手。至其品類，則有若龍蛋、印

方、雲壘、螭罍、漢瓶、僧帽、提梁、卣、苦節、君、扇面、方、蘆蓆、方、誥寶、圓珠、美人肩、西子乳、束腰、菱花、平肩、蓮子、

合菊、荷花、芝蘭、竹節、橄欖、六方、冬瓜段、分蕉、蟬翼柄、雲索耳、番象鼻、鯨魚皮、天鷄、篆珥、海棠、香合、鸚鵡、

螺杯、葵花、茶洗、仿古花樽、棋花、罇、十錦杯之等。大都炫奇爭勝，各有擅場，姑舉其什一耳。

周澍臺陽百咏云：寒梧垂蔭，日初晴，自瀉供春蟹眼生。疑是閉門風雨候，竹梢露重瓦溝鳴。自注：臺灣郡

人，茗皆自煮，最重供春小壺，一具用之數十年，則值金一笏。觀此，知陳定生秋園雜珮所謂時壺名遠

甚，卽遐陬絕域，猶知之，良不虛也。

國朝宜興陳遠，工製沙壺，形制款識，無不精妙。予目中所見，及家舊蓄者數器，意謂卽供春、少山，無以遠

過也。遠字鳴遠，號鶴峯，或稱壺隱，挾其技以遊四方，名人勝流，競相延結。海寧則楊晚研、曹廉讓、諸公尤所契賞。故至今遺器獨多。海鹽則涉園張氏，假館亦最久。

陳子畦，徐次京、孟臣、鄭寧侯，竝沙壺名手，第不詳何代人。或云子畦卽遠父。

毛禹門總憲，少與何武莪太僕同里，相厚。天啓中，復因太僕與楊左諸公交，爲魏闈所嫉，以法謫戍平陽。隨遣縱騎追之，禹門挈其子潛逸去。有望門投止之風，竟以此獲免。崇禎初復官，今毛家壩側有毛氏荒園，皆其故蹟也。

宜邑東北有岳山。

昆陵志作計山

距邑二十餘里，岳字書不載。土人讀若几，山巔一池，昔有禿角白龍潛其中，將

雨則見。蔡肇詩云：南山皦皦天作鼓，號召諸龍盡行雨。惟有禿角最先到，潑墨雲中雪鱗舞。宋時嘗築祠山上，今久廢。每歲旱禱雨，則至龍池山頂池中，取蜥蜴貯之以歸，謂是龍子也。亦往往而驗。

盧象晉，字錫侯，諸生。大司馬象昇弟，崇禎中嘗疏請步騎三千屯田關外，不許。後棄家爲僧，死以缶殮。見

儲大文《盧忠烈傳》記序。卽杭堇浦詩所云：有時忽來告葬所，瓦棺聖周非其壻者也。或云：臨歿歸，以僧服殮。

元張伯雨，杜牧之水榭詩序云：杜樊川水榭在義興東郭，宋紹興閒卽其地，創招提，今廣福精舍是矣。僧

古田築屋三閒，仍以水榭名。牧之寄許七侍御詩云：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他年雪中棹，陽羨訪吾

廬。刻石爲山中故事。古田諸孫，易道上人，從子遊，求子賦詩題其處，好事來續未艾也。愛此招提絕世

氛，何因水榭得名聞幽篁嘉木，知誰共塵意。雲情若個分，陽羨溪頭黃葉路。晚晴賦裡白鷗羣。詩僧文

采居然別。解道曾留杜使君。按邑志。廣福寺在縣東九里。宋紹興間。僧宗賢建。今毀。合二說觀之。水榭遺址。當不離東九左右。明人修一統志時。蓋廣福已毀矣。

周孝侯墓碑。題爲晉陸機文。王羲之書。昔人多疑其僞託。至文中以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云。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公輸縈帶之勢。早擬連踪。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戎士捍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風纔起。追戰勇于雷霆。春水方生。揮鍤同于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賢乎。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此段非特與史傳乖謬。且文勢亦不貫。直似取他人碑誌竄入。尤可笑也。末書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前試太常協律郎黃□書。朱錫鬯疑文字皆陳令所託。予謂文中插入韓信一段。或出自黃某所爲。未可知。今孝侯廟中。此碑有二。其唐所樹者。在正殿。碑面多米蒸斑剝之蹟。俗稱麻碑。一乃萬歷閒。邑人吳馭得宋拓本。屬周天球重摹上石。爲亭以覆之。萬土和有跋。嘉興李光映得兩本。著之金石文考略。疑而不決。似未知明人有重刻也。

梁溪周履道。元末避地荆南山中。主于周氏最久。與邑人馬孝常爲莫逆交。嘗輯其詩。爲荆南倡和集。凡百七十九首。時人以方皮陸履道工書。兼擅六法。義興富人。多置酒招之。一夕遁去。張士誠據吳。履道從軍至會稽。卒於兵。高季迪爲作荆南倡和集序。季迪死。徐幼文又題其後。

釣臺任先生。銳意經術。尤研究易旨。所著周易洗心。大意主象數。每卦之下。先列錯綜互變。與明梁山來

氏。德知國朝光山胡氏煦之說。殆相表裡。而喜爲新奇之論。嘗自言。生平苦不能貫通。發憤探索。恆

至通夕不寐。一旦臥病。忽神出委身如蛻。自客館舁歸。一同死者。雖妻子號慟不知也。越旬有七日始

甦。神初出。若遊乾坤圖內。旋轉出三環。即其自撰由黑暗地。漸到光明。始見八卦乾坤坎離之象。如日輪

出海。火光四射。坎黑如主柱。撐天拄地。耳聞人語曰。如此無一毫遮蔽。無一息閒斷。方成個心體。又曰。

撐天拄地。方可言才。伊尹聖之任。纔盡坎之用。又曰。至要只在大明終始一語。汝體會著。又曰。習坎維

心亨。不習無不利。汝意云何。以爲此卽遊魂爲變。因作古詩以示學者。時釣臺年已六十餘。其所述易

象之語如此。不知果有神人告之耶。抑亦襲陸君陽之故智耶。

宜故多盜。俞安期輯唐類函初成。嘗載百十部以出。中道被掠。他物稱是。追捕久無所獲。安期乃復印數

百部。以紅字目錄印書側。嚮之未幾。盜書亦出。以無紅字詰之。遂首伏。人多其智。好事者爭買紅字唐

類函。因此乃大售。今世猶貴紅字唐類函。其實與黑字無異也。周苾兮大令說

研北雜誌云。賀方回故居。在吳中昇平橋。所居有企鴻軒。郡志誤作醋坊橋。方回有二子。曰房。曰廩。廩字

豫登。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進方回手校書五千餘卷。得官。特添差平江糧料院。方回葬義興之篠嶺。其

子孫尙有存者。按篠嶺在邑東南五里。三隄前後連互。有石塔刻所作銘。在墓傍。今無考。

陳述古嘉祐六年。出守常州。有惠政。嘗濬湖去望亭堰。民賴其利。題張渚道中詩云。班春無術勸蒿萊。五

十年閒此一回。黃髮路旁應怪問。使君何事入山來。考公是歲年四十五。故有五十年閒之句。公本光

州人徙家閩之福唐。元豐中薨于京師。葬宜興箬山。孫覺誌墓。後裔嘗建祠于桃溪。劉彝有夜宿善權寺懷述古詩曰。精識世所希。直道古稀有。伊人雖云亡。遺德不可朽。嘗厭石渠遊。是邦聊出守。浚河納湖波。股泝活畎畝。學宮起城隅。塗人或薪樵。既富而教之。薄俗適忠厚。矧予平生時。昏弱賴磨揉。共擷姬孔微。寫出皋稷後。醇源浩罔涯。實行靡容苟。猶其老巖阿。寂寞待同叩。天乎奪大成。旅茲宜興阜。我來雍荆榛。兩淚滴杯酒。慟哭起秋風。落葉紛林藪。永懷三益恩。語報乏瓊玖。願子生人閒。世世爲親友。詩見周益公歸廬陵日記。彝字執中。建州人。少從胡安定學。述古女弟之壻。故末句云然。

義興許氏。皆宗漢太尉許緘。許彥遇鵝籠書生事。邇修家乘者。亦載之。故瞿時夏詩云。書生變幻新聯譜。幼婦迷離更勒銘。下句指許碑重立也。彥。吳大元中。爲東觀令史。詳吳均續齊諧記。

東坡先生買田陽羨。歲得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叔黨之孫峴。尙居宜興。乾道中爲大府寺丞。見周省齋集。

崇靈廟在陝西渭南縣尹村。周孝侯與齊萬年戰沒處。秦人愍孝侯之忠而祠之。金大定閒賜額。元王博文嘗爲廟碑。明人誤以孝侯爲渭南人。且指到獸山爲孝侯殺白額虎處。縣東赤水橋爲卽長橋。其傳會可笑如此。

姚寬西溪叢語。毘陵古寺。柱閒有雷神書字一行云。石牀侯十三人火。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此雷書。以又在侯米漢謝仙火之外。第不詳古寺之名。今莫得而考矣。

蔣億字仲永。宋淳熙中令鉛山。有善政。嘗修復縣學。朱子爲記。稱億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答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云云。億義興人也。

程沙隨周易古占法云。張芸叟疑大觀在上之文。且言陸希聲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歐陽公童子問。王景山儒志亦疑於易文。

董實甫碧里雜存。余遊荆溪善權寺。正殿乃唐大中年造。庭下古檜。乃蕭梁時植。殿中三柱。一書謝鈞記三字。一書詩米漢三字。皆楷書。一書詩米漢謝鈞之記七字。皆草書。每字各方徑尺許。皆倒書也。周文襄公命以刀削之。隨削隨深。懼而止。今窪處猶存。據此則雷書隨削隨深。而承福殿之雷書。予親見其一削而泯。豈能神於善權。而不能神於承福耶。抑緇流故神其說。以欺人耶。

雜存又云。周孝侯墓在義興城中。有廟諡。歷代加封王爵。救災捍患。代顯威靈。嘉靖乙卯五月。賊焚無錫。宜興告警。忽處墓煙氣。轟天若豎黑旗二面。滿城人皆見之。連夕皆然。後又添一面。宛然在望。近視則不見。時予姪鯤作令。所目擊者。親爲文致祭。後賊過境上。竟不爲害。蓋沒已千二百年。而神之昭著若此。所記與邑志飛蟲如旗幟事略異。

小水洞怪石林立。有明人題名。一則云。大明宣德四年春三月廿四日。道善權三洞。時員外趙珩。陳善。上人如仲。真公。口中復公。喆公。頤公。共覽勝槩。題名以紀歲月云。錢塘周羽書。餘宋元人題名及詩詞。隱隱石上。多莫可辨識。

杜辭晦。牧之子也。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於朱方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辭晦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南。辟爲判官。辭晦以恩門休戚。辭不受命。退隱于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爲節度判官。方始應召。狂於美色。有父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爲郡守。辭晦於祖席上。忽顧營妓朱娘言別。掩淚大哭。瞻曰。此風聲嬾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隨而遣之。辭晦自飲筵散。不及更衣。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而迎之。其喜于適願也如是。以上見劉崇遠金華子。李瞻與王祝。唐末相繼守常。皆名重朝廷。瞻罷秩後。退隱茅山。得免黃巢之難。祝竟爲王拱所害。觀於辭晦之事。瞻之識。超于石季倫輩遠矣。

唐李濬松牕雜錄。記物之異聞。有張公洞翠碧。翠碧不詳何物。張公洞又產苔梅。亦異品。宋高宗居德壽宮。嘗謂孝宗曰。苔梅有二種。宜興張公洞者。落蘚極厚。花極香。一種出越。上落如絲。長尺餘。今歲二種同時著花。不可不少留一觀。詳見武林舊事。按毘陵志云。蘚梅最奇。古。蘚梅殆卽苔梅也。

葉石林云。宜興善權。張公兩洞。天下之絕景也。壬子夏。余罷建康歸。大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張道陵嘗居爾。善權有成通八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蟻贖寺碑。蓋嘗廢于會昌中。蟻以己俸贖之。蟻自言大和中。嘗于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明處。少略行三十步。卽須秉火。而後可見。大抵與張公洞相似。蟻當時藩鎮。名迹合見于史。而略無有。惟碑先載蟻奏狀。后具敕書云。中書門下牒。牒奉敕。李蟻云云。宜依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準此處分。牒至

準敕。故牒與今尚書省奏事不同。今四方奏請事出有司者，畫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請者，以劄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尚書省，皆不自行也。勅後列平章事十人，稱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稱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書使者一，稱左僕射杜者一，稱司空夏侯者一，皆帶檢校不名。司徒杜者，悛也。令狐者，縯也。左僕射杜者，審權也。司空夏侯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繫姓。有稱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路者，巖也。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曹者，確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盧者，商也。此皆見宰相也。七人與史皆合，惟司徒崔與司徒兼太保無姓，及曹確後有工部尚書韋，旁書使亦當爲，又見宰相三人，紀其表皆不載。數句疑有誤不應有遺脫。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餘帙，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違誤，嘗爲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所得不及錄也。按此碑今已不存。錢曉徵宮詹曰：中書門下牒敕，後列平章事十人，石林司徒崔者，慎由也。云檢校司徒兼太保，而不出姓者，幽州節度使張允伸也。云工部尚書韋者，嶺南東道節度使也。是時見任宰相，惟路巖、曹確、徐商三人。若杜悛，令狐綯，夏侯孜，杜審權，崔慎由，張允伸，韋宙，皆使相也。此七人皆當旁書使字，而石林僅舉其二。又誤以徐商爲盧商，此非石刻之誤。石林偶誤記耳。盧商宣宗時宰相，卒于大中十三年，不得到咸通也。蟻疏前列銜爲昭義軍節度使中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邑志謂其曾爲相。考新舊唐書，不爲立傳，亦不見于宰相表。宰相世系，昆陵志謂蟻因夢蝨易名，而語焉不詳。按南楚新聞，李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及寤曰：虱者蟻也，乃改名果登第。

石林謂碑刻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違誤。予嘗觀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四年三月，以戶部侍郎李蟻檢校禮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據其繫銜，微與碑不合，抑或別有遷授。又考

通鑑咸通四年十二月。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五年正月。以京兆尹李蟻爲昭義節度使。取歸秦心肝以祭。詢蟻不知何時復爲京兆尹。而四年三月五年正月。唐書與通鑑又復不同。未解其故。然卽前數事。及題善權寺石壁詩以觀蟻之藩鎮名迹。庶幾略可考見。沈詢字誠之。既濟子。爲人美丰儀。時目爲神仙中人。按北夢瑣言云。詢有寵婢。夫人侍兒小名錄云。詢在昭義。嘗燕府中賓友。譌著詞令曰。莫打南來鷹。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休使兩分離。及歸。夫婦並爲嬖妾。歸秦所殺。以歸秦爲嬖妾。則更誤矣。又據新舊唐書本傳。代詢爲節度使而討奴者。乃劉潼。非李蟻。附考。以備考。

義興異夢篇。雲林所作。其詞曰。辛卯之歲。寅月壬戌。我寢未興。戶閣於室。爰夢鬼物。黯淡慘慄。或禽而角。或獸而獮。夔足駿奔。豕形人立。往來離合。飛搏跳擲。紛攘千態。怪技百出。予茲泊然。抱冲守一。廓如大虛。雲斂無迹。晨鷄既鳴。冠櫛斯畢。涉庭而咏。已化奚恤。春風雅振。亮月在席。凋瘵何損。榮華匪益。獨以圓悟。境無順逆。愚夫說夢。轉墮迷惑。滔滔天下。病者良極。傒我大雄。拯此羣溺。按辛卯爲至正十一年。雲林此詩。豈爲張士信困辱之後。而作與。

陸希聲少工書。嘗以筆法授沙門警光。光後入爲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乃寄以詩。警光遂爲之引薦。昔人謂希聲究易。不知比之匪人之戒。蓋指此也。予又觀續侍兒小名錄云。余媚娘者。才婦也。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爲正郎。聞其容美而善書。巧智無比。俾行人中善言者。遊說之。媚娘乃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諾之。居二年。夫妻敦睦。無何希

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姿殊麗。逾于媚娘。媚娘知而深怨之。密啣不發。異日令迎入宅。與之同處。比閒候希聲他出。卽召舜英。閉私室中。手刃殺之。是希聲不特昧于比之匪人之戒。且不知輿說輟之凶。其不能終於君陽之居。而死于道路。固無足論矣。

黃太稚太傅。宦夢錄云。某日過濟寧。遂遇周公船。病未愈。挾一醫一僧自隨。叩余別後狀。余不便深言。第云。上嫌公巧耳。周公曰。巧之一字。我不敢辭。上如此聖明。豈一味拙直。所能伏事。委曲彌縫。亦將以求濟也。爲留話逾久。夜禁舟人鼓角聲。慮傷其意。明晨仍過別。周公業載木自隨。情景悽然。知同永訣。如杜甫送鄭廣文台州時。黃所云周公者。玉繩也。是時太傅方解綬歸田。而宜興復召相。與解后于途中。所謂白首同歸。青山獨往時也。

吳楓隱別業。在南岳之蘭墅。其地三面皆山。獨闕其北。中有竹旗峯。升之可望西瀟湖。其下有瀑布蕁池。亭館竹樹。雅相稱。其城居有雲起樓。正面銅官。楓隱少日。嘗從高忠憲公。講學于樓上。蘭墅雲起樓。王百穀。董香光輩。皆爲作記。而繪以圖。楓隱名洪裕。字問卿。年十八。舉孝廉。祖父俱顯。楓隱獨淡於榮利。日置酒召客。多蓄古書名畫。有黃子久富春山圖。懷素草書墨迹。尤所寶愛。晚無子。將終。焚二卷自殉。奠之以詩。遺命必葬我于竹旗峯上。并捨蘭墅別業爲僧院。卽楓隱禪寺。今廢。

任鈞臺作孝經章句。大抵本朱子刊誤。刊誤經一章。傳十四章。章句經一章。傳十五章。自敍謂嘗於山右佛龕得鈔本。有傳之十章。其文同戴記。而今本無之。孔子言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立身行道。揚

名後世。孝之終。又言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傳釋不敢毀傷。及事親事君。而去立身。于義何居。知此必逸文也。因補傳之。十章曰。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所謂孝也。孝之本曰敬。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右蓋取大小戴記。哀公問于孔子。大戴曾子大孝篇。呂氏春秋孝行覽等以成文。竊意江右佛龕之說。終未敢信。

堵牧遊先生。少居官瀆。父母俱早卒。家貧甚。附村塾讀書。每遭悔遣。歲饑。轉徙錫山僧寺。復爲僧徒。所逐。公散笑行歌。自若也。族人某。獨奇公。嘗厚給之。俾從師力學。遂成名。初其父維常。未有子。禱于茅山。夢神界以牧豎。及將產。母復見牧兒笑投其懷。笛聲鳴嗚然。故號曰牧遊。公自少迄長。好學不倦。所著禮經澤書。成于諸生時。詩經澤書。成于孝廉時。春秋說義。成于軍中。詩有耐可吟等。皆手定。

姚東照者。鉅鹿諸生也。爲人慷慨。知大義。盧公象昇之戰。賈莊也。惟提饑卒五千。所在州郡。受樞臣指。閉關絕餉。東照出家粟餉軍。與侍左右。聞師行。趨往祖。公方被甲立軍門。次第指麾諸將出。東照叩馬。請繼見期。公慨然解腰下佩刀。與之曰。苟無相忘。見此如見我矣。遂鼓而前。明日公戰死。橐水橋。東照家世寶此刀。後公從曾孫豪然。爲威縣令。求得于姚氏寡婦。攜之歸里。刀長四尺餘。無鞘。蓋距公解贈時。已百餘載矣。寒光瑩澈。凜凜有生氣。見者多爲之歎息。王今遠曲周。嘗爲之記。豪然字傑夫。雍正甲辰。

舉人公仲弟象晉曾孫也。治邑有循聲。

岳倦翁問道宜興詩云。買田陽羨說東坡。想見溪山勝槩多。曾是中營誇繡帽。疑作尙傳遺廟鎖瑠戈。斬

蛟義槩人猶記。化蝠仙踪事易訛。我欲問津先訪古。古靈題蹟試摩挲。自注宜興張公洞。刻古靈題蹟。

客有爲予言。古靈後乃仙去者。末句故云。按今張公洞古靈題蹟。莫可考。而其仙去事。亦罕有傳者矣。

天中宮爲宋章獻皇后禱嗣之地。有所賜夾紵玉仙。岳肅之詩。粹儀夾綻疑。盛花鈿。人說先朝祀玉仙。

是也。按舊志載宋大中祥符四年。賜金帛一新棟宇。賜夾紵玉仙。殆亦在是時。惜無能考其形製。

桃溪客語卷四

宜舊無西府海棠。東坡自錦官攜至永定邵氏瞻家。荆南始有其種。公詩所謂日暖風輕春睡足者也。陳定生嘗記于秋園雜珮。今宜地佳種絕不易覲。而定生原文已失。惟其子宗石所補。及史司李夏隆永定海棠記載之。尙可想見其風致也。善權仙李巖。有白秋海棠。亦異品。

自漢以來。諸儒釋三江者。紛綸糾錯。幾于聚訟。由三江非一。又有經流源委之不同。古今堙通之異勢。說愈繁而歧愈多。按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又曰。三江于彭

蠡爲三孔。東入海。徐堅初學記。三江一源。三孔入海。猶言三處入海也。漢地理志。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按水經注。河水。引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吳小湖。合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出爲澉浦。以通巨海。疑卽南江入海之道。志又有分江水。出丹陽石城縣。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東至餘姚入海。水經以爲亦南江之原委。其故迹久埋。今無復可考。然餘姚之于南江。無論疎隔難通。卽以地勢論。今自海寧上河。迤西而南。已高下懸殊。俗諺云。坍了吳安填。沒却吳江塔。自此地勢益高。南江又豈得與浙江餘暨等相通。而至餘姚入海乎。

北江在毘陵縣北。東入海。明監本無上北字。宋本有之。與續漢志合。此蓋今常州江陰縣入海之道。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北。東至陽羨

縣入海。北江合荆溪。由宜興縣東南出太湖。東至松江入海。以上乃鄭氏所謂三孔入海者。此禹貢之三江也。又按吳地記。松江東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松江仍在中。此三江皆傳近海口。要實鄭氏所謂三江之一耳。又越語。子胥諫夫差曰。吳國三江環之。三江蓋指岷江。松江。浙江。與此不同。別詳予吳三江考。太平

寰宇記。荆溪卽漢志蕪湖之中江。此水宋時尙通荆溪。迨明初東填既成後。中江始不復東。而胡東樵

禹貢錐指謂漢魏閒蕪湖水已不復東。故水經有南江北江。而無中江。謬甚。丁升衛學博云。水經。河水中無中江。乃闕失非本無也。觀

第四十卷·中江在蕪湖縣西南云·與山海經相符·可見·竊按文選江賦注·引水經·中江東南·左會漏湖·此水經之佚文明矣·

百瀆之名全列于毘陵志·元任仁發浙西水利書·僅疏其知名者·四十有八·邑志所載·凡九十有九·外此不在百瀆之內·而相傳近者·又二十餘瀆·大抵時移世易·川陸通塞不常·百瀆之名·亦往往隨以遷改·難盡復當日之舊·邑西又有夾苧干瀆·宋單錫吳中水利書云·夾苧干瀆·東至漏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荆溪·此瀆蓋古·所以泄長塘漏湖之水·入大吳塘口·白魚灣·高梅·四瀆·開此瀆·則他州入震澤之水·皆通流·深有利于三州之田也·三州謂蘇·常·湖·夾苧干瀆·及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等·則又在九十九瀆及二十餘瀆之外·而毘陵志等所未載者也·

吳跋劉居宜與西門外·有給使曰蓮盛·嘗歲正月初·樵于銅官山中·同行數輩·忽聞木犀香甚烈·因共迹之·果見古桂七八樹·枝葉連蜷·花方盛開·與秋月無異·衆競前以樵斧折之·各攜數枝而出·至中路·始悟此非花時·得無誤入仙境乎·時已薄暝·約明早更入山探之·及抵家莫不驚異·詰朝偕衆復往·竟不得故道·惘惘而歸·其花蓄之旬日始落·此與晉劉麟之采藥入恆山·頗相類·聞蓮盛今尙無恙·

沈時暘亞卿與震澤王文恪公·交最厚·其居在黃瀆·嘗招文恪遊張公洞·文恪至中途·風雨交作·舟不能前·榜人請先遊善權·公笑而許之·因寄沈詩云·孤村徹夜雨·浪浪思入荆溪·轉渺茫·湖汊無緣·隨去棹·善卷有路且鳴榔·特因赴約·翻成爽·豈謂尋閑·竟得忙·寄語休文·莫相訝·好風晴日·會須償·王公此舉·

與昔賢姑遊廣愛者。是一種襟度。卻恨遊廣愛者。無此作也。

陳其年爲婦人集。發首述長平公主事。餘若閨房之嬖孽。亦復不少。下至總章挾瑟之流。雜然竝列于其間。雖文辭可觀。一何薰蕕之不擇乎。

王文恪荆溪雜興詩卷。凡古今體五首。書法蒼秀。得晉人風格。卷前有嘉靖庚申。長洲陸師道子傳。補寫荆溪圖。圖中千巖萬壑。真咫尺有千里之勢。前古松蔭蔚。下繫偏舟。篷底坐一人。作宰相官冠服。蓋卽守溪也。意致極閑曠。考震澤先生集。荆溪雜興詩。乃作于正德己巳。下距嘉靖庚申。已五十二年。公之流風餘韻。使人久而不忘如此。卷今藏海鹽吾上舍以方家。予嘗借臨之。

蔣京少云。宜興蓋有五溪。皆分長溪之支流。隨所派別。各擅勝名。謝康樂作長溪賦。賦不傳。傳其逸句。騫按藝文類聚。載謝靈運長溪賦云。潭結綠而澄清。瀨揚白而戴華。飛急聲之瑟瑟。散輕文之漣羅。始鏡匠以如玉。終積岸以成沙。舊志皆收之。以爲長溪卽罨畫溪。殆因任彥昇詩。有長溪水東舍之句也。以予觀康樂他作。罕有涉于義興者。其謂長溪卽罨畫溪。似未足深信。康樂于會稽始寧別業。遊息最久。山居賦有曰。二巫結湖。兩習通沼。習疑涖之譌。子虛賦。倏神情。涖。張揖曰。涖疾流也。音練。引脩堤之透迤。吐泉流之浩淼。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自注云。兩習皆長溪外。又云。長溪甚遠。故曰泉流。安知前所賦者。非會稽之長溪邪。且越中山水湍激。故賦語云然。若罨畫溪。紆餘平遠。神理亦甚不似。此與義山西溪詩。東坡玉女潭詩。竝志家一例混入。惜不能起京少而細論之。

鹿乳未見於本草。氣味甘平。大補虛勞羸瘠。尤宜小兒痘瘡不起。服之有回生之功。山人首重之。凡鹿哺子以犁明。每子吸十二口。度一時則消一口。獵者得鹿子。急殪而剖之。其大若圍碁子。歷歷可數。故得于清晨者乳多。而得于日旰者乳少。又須伺其離母。而后捕之。設逢其母。卽以足畫地成符。諸子皆不見矣。

周履道天花菜詩云。天花產雁門。惟此生炎洲。名同實不然。事固多謬悠。發春萌芽怒。傍石已潛抽。修纖苕帶紅。散亂蕁絲柔。采援諒及阜。非時誰見求。芼蘊濟芳烈。投酢羅瓊羞。縈筴忻照耀。入盤慨綢繆。側聞長老言。味與防風侔。惟當存下體。用紓凶年憂。玩詩意。天花菜似卽毘陵志土產門之花。按五臺山出天花菜。形如松花。色白而大于斗。香味俱美。見菌譜。殆卽所謂天花出雁門者耶。又七脩類稿謂北地有天花菜。滇人作料絲燈。必用天花菜點成。今常州人亦工製此燈。不知用何物點成也。

鮑鈇亞苜叢書。長興沈無咎。字子慕。獨行士也。避地義興。所居一晦之宮。水周于屋。屋外隙地。皆種梅花。又善藝菊。最多佳種。四十不娶。後有湯氏女歸之。頗解韻語。唱酬相得有偕隱之志。嘗以夢華集一卷見投。詩皆古體。似漢魏六代樂府。參以昌谷。東野家法。予亟賞之。後復攜其內湯朝所著蕉雲臺相示。朝自號華嚴女子。詩亦清婉可諷。

叢書又載沈无咎樵客吟云。明光殿上羞執戟。歸來深山作樵客。山深木魅畫迷人。每逢怪樹斫作薪。抱薪下山路逢虎。斫虎頭上一百斧。殊古拙可喜。華嚴女子詩。嘗與其夫合刻之名笙磬同音集。蕉雲金

壇人先无咎卒。无咎爲作傳。築埋詩亭於墓上。墓在蜀山東坡書院側。或云在川步。未幾。无咎亦卒于其鄉。鮑鈺爲葬之。碣曰。清詩人沈无咎之墓。昔宋李龔卒。趙王孫孟奎葬之弁山下。樹梅數百本。題曰。宋詩人李龔墓。二事彷彿相類。

仁和卓去病先生。少負經濟才。常以天下事爲己任。平生師事許孚遠。友事高攀龍。與胡同嘉同學相契。舉萬曆壬子鄉薦。歷工部員外郎。左遷大同府推官。時盧公象昇。方爲總督。兵戈倥偬。去病頗贊頌畫。哈卜二酋。請開馬市。時議將不許之。去病奏記象昇。方今邊隅多故。宜寧戢二酋。且諭西哈。保全殘卜。以存中國大體。而安邊境。牽制敵國。象昇深以爲然。卽請行之。量移兩淮運判。歲大祲。爲淮人請賑。語直切多忌諱。坐是罷歸。年七十餘卒。去病湛深經術。有易學詩經春秋辨義。文震孟進講春秋。將錄以獻。會去不果。予嘗搆得易學。凡五十卷。蓋其精究易旨。而尤詳于象數之學。靜志居詩話。謂去病著述等身。惜不甚傳。斯其一斑與。

近有作秋鐙叢話者。載乾隆甲子。常州荆溪開引河。巡檢張某董其役。掘得古塚。碣曰。唐詩人戴叔倫墓。復有銘曰。筮之吉卜之凶。六百年後遇大工。云云。考新唐書本傳。叔倫金壇人。德宗時爲營管經略使。封譙縣男。碣不應僅稱詩人。且德宗至乾隆甲子。不下九百餘歲。而曰六百年後。是于紀歷近遠且悖。然至銘詞之鄙謬。斷非出自通人之手。舊傳獨松關故塚。輒文筮言吉。龜言凶。百年墮江中。蓋好事者竊取之耳。

日觀山人藏界茶法。界茶製成後不可近火。若用炭焙則香氣全失而色亦變。入錫瓶亦然。藏者須用磁罈極大者。焙乾放塊子石灰斤許。上再加竹箬燥竹紙。然後將茶傾入紮好。壓以大輒。用時隨取出一二包。則味與色俱全。若錫瓶內只可供數日用耳。昔陶石簣與袁中郎品茶。謂龍井頭茶雖香。尙作草氣。天池豆氣。虎邱花氣。惟界非草非花。類作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爲佳。眞者斤二千。予覓之數年。僅得兩許。可見當時風俗醇朴。好事如袁中郎尙不能多得。今則以僞亂眞。且比比矣。而人復有愛其僞者。遺其眞者。一物雖微足以論世也夫。

宋建炎中盜郭吉哨聚宜興。官軍莫能討。聞岳武穆至遂遁入太湖。武穆追擊大破之。復遣辯士說馬臯

等盡降其衆。

今宋史岳飛傳並脫說字。

宜盜以平。往年有遊張公洞于石壁中。得銅官印大小若干枚。上塗以金。

或疑吉所藏者吉之黨。又有張威武武穆以單騎斬之。見本傳。

福清葉文忠公以天啓甲子秋日遊善權洞。題詩四首。同遊者爲周警餘封君。陳函三大參。李念劬方伯。萬元治郡丞。蔣鍾□憲副。毛伯高給諫。周玉繩中允。張國瑗。葉伯英。蔣文遠。三山人。詩曰。曾說張公洞。最奇此間奇絕到方知。半空忽見瑤臺起。四壁爭看玉乳垂。絳節東西時往返。丹梯上下各逶迤。不知混沌何年鑿。留與遊人好採芝。松門深鎖石牀虛。不許塵凡更結廬。洞自仙人留鬼斧。寺從浩劫見雷書。雲中鷄犬聲常寂。潭底蛟龍氣尙噓。若識勝遊能有此。黃扉早已賦歸與。方外從來說善權。棲眞今見洞中天。巖懸瀑布皆成雨。石傍丹邱盡作田。震澤波光搖杖底。荆溪峯翠落尊前。山靈莫笑初相識。

曾讀南華第幾篇。天開洞府似層樓。一半玲瓏一半幽。滴瀝泉聲偏入夜。龍蔥樹色最宜秋。山僧漫說真人渡。野老爭誇宰相遊。勝地幾時能再到。每于臨發更遲留。按明史宰輔表。文忠以是年秋致仕。然則其出都歸途。卽爲此遊興。詩刻石。今在善拳寺中。書法蒼秀。頗類董香光。

谷繼宗嘉靖中。宰宜興。在任三載。嘗謀興復水利。惜時未能用。按伍餘福三吳水利論曰。夾苧于宜興。志無也。惟宋單鏐遺書論及其事。而今無復有知故道者。近得聞其詳。半在宜興。半在武進。半在金壇。東抵滬湖。北通長蕩湖。西接五堰。蓋昔人以泄長蕩湖之水。以入滬湖。泄滬湖之水。以入大吳。塘口白魚高梅四瀆。及白雀溪而北。入常州運河。以歸大江。于水勢甚便。自五堰旣廢之而後。其所謂夾苧干者。亦復湮塞。皆爲桑麻之區。雖有清東清西。相去百里。終非水道。至于橋名。亦譌鴨嘴之呼。將掩其舊以圖其新。去其不利以冀其利。而其鄉父老亦有能知利害者。曰。是禹之利也。爲鯀壅之。是欲去鯀以就禹也。始信鏐之言不誣。而今縣尹谷繼宗者。相與議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蓋此計一行。上可以接滬湖。而運河有功。下可以遠荆溪。而震澤無害。鏐稱深利于三州。以予觀之。豈直三州然哉。惜乎自宋以來。一奪于滬湖之田戶。再奪于兩浙之豪民。良法美意。寢而不行。至今識者惜之。而二縣之民。亦置之何有。噫。繼宗邑志。歷城人。考進士題名碑云。山東濟南衛官籍。臨淄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善拳寺碧鮮菴碑。作谷蘭宗。蘭宗殆其別字。

三吳水利議又云。縣志稱百瀆。在宜興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顧其亦有不能盡如古者。何則。時異

而勢亦殊。利盡而弊亦起。安能爲之一哉。就如志有五干瀆。而冊則亡。冊有大墟瀆。而志則少。其名號已不能無魯魚之譌。而況古人所謂瀆者。吾恐未必然也。或者勢家豪族。有去彼取此之意乎。不然。何另立一名以淆之也。吾觀其地勢。縣東南爲上瀆。縣東北爲下瀆。古人以荆溪不能當衆流奔注之勢。遂于震澤之口。疏爲百派。各爲分域。而又開橫塘以貫之。約有四十餘里。蓋橫塘者。水之經也。所以直南北者也。百瀆者。水之緯也。所以列東西者也。然則荆溪之害。可以謂之無。而未必無震澤之利。可以謂之有。而未必有。豈其天作而人壞之耶。

小水洞穹窿竄窳。勢與乾洞無異。惟乾洞可秉燭而入。小水洞則水直穿山腹而出。深不可測。屛之不窮。歲厚可灌田數千頃。洞口怪石瓌瓏。鍾乳滴水。中琤琤如鍾聲。音晝夜不絕。乾隆癸丑正月乙未。味爽洞忽傾圮。聲聞遠邇。沙填石壓。谿水爲不流。所謂穹窿如室者。今僅遺峭壁。昔人題字。無一復存矣。

顧亭林郡國利病書。宜興縣有東九水。西九水。居人不識其義。加水爲汎。郡縣志水利考諸書。俱作汎字。按汎音軌。側出泉也。豈得音九。漢書地理志云。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蕪湖漢書地理志。作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

山。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右中江。東北至南徐州。爲北江。金陵志云。中江舊經溧陽州。界。今永陽江。亦名九陽江。在州西北三十里。卽其遺迹。前漢地理志。桑欽水經皆云。出蕪湖縣西南。東北至陽羨縣入海。開元閒。蔣日用作宜興蕪湖漢書地理志。作義興蕪湖漢書地理志。作城隍記云。此縣南壓中江。風波不借。云云。景福三年。

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其遺迹在溧陽界。銀林雙河東壩之地。蘇東坡奏議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所以節宣九陽江之衆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販賣鱗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阻。因給官中。憲案水利書。作欺給官長。廢去五堰。旣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宜興之荆溪。而趨震澤矣。時元祐六年也。是時中江尙通。其後東壩旣成。中江遂不復東。惟九陽江水入荆溪耳。據此則東九西九。正所謂九陽江耳。何得爲汎乎。憲案亭林以汎爲九之譌。語誠是。但謂卽九陽江。則恐未然。金陵志云。九陽江在溧陽西北三十五里。溧陽又在宜興西北九十里。則九陽江距宜興且百數十里。安得以爲二九卽九陽江。果如所論。則今湖州府東南有水曰南潯。亦可謂是卽潯陽江乎。予細考邑志。合城外遠近所注溪流。凡一十有八。其在東南與東北者八。曰荆溪、新溪、泆溪、朋溪、吳溪、陽溪、東瀉溪、東溪。卽東九。在西南與西北者十。曰慈湖溪、忻溪、考溪、連河溪、爛路溪、塞溪、丫溪、厓溪、桃溪、西溪。卽西九。安知昔人不因東西皆九水所匯。故謂爲九。而俗又誤加水旁作汎乎。閱世旣遠。雖各溪或開或塞。未必皆合當日之舊。然其所以命名之意。大率不過如此。舊志又謂自泚洌至西九。三九二十七里。故謂之九。不知東九又何說耶。王百穀荆溪疏。作汎又作汎。云汎亦字書所無。要皆不足據也。

唐李戡字定臣。渤海敬王奉慈七世孫也。幼孤好學。二十舉進士。吏唱名乃入。戡獨恥之。翌日歸江東。隱于陽羨里。陽羨民有鬥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辨論著。凡數百篇。後爲平盧節度使王彥威從官。卒于洛陽。而歸葬陽羨。戡又名飛。杜牧之爲作墓志銘。戡嘗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豔不逞。而世競重之。

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詳唐書宗室傳

載詩文不多見荆溪外紀載其陪侍叔公遊善權一絕似僞撰此題不足據辯詳

五卷至邑志於玉潭山莊下稱載爲李刺史尤謬

孫仲益自象臺歸卜居湖汊晚歲精力猶不衰周益公嘗過之時仲益年八十有七矍鑠不異少壯壽逾九十而沒內簡尺牘中與張季堃宣幹云粉白黛綠乃疾病之根一刀兩段不可復疑也覲人品不足齒而留意于內景卻深

朋溪以董令升斧得名在宜興縣北五里

王徐二志並作縣東北五十里宋令董升居此皆大謬

令升僑居宜興嘗卜築溪上買廢田

數十畝鑿爲池種蓮以娛母齊安郡太夫人池中比三歲產異蓮人以爲瑞及母喪將葬冬月大寒後

圃木芍藥忽發一花千葉重跗累萼送客莫不嗟異斧因作圖以示客詳孫覲朋溪雙蓮記

南畿志宜興縣古蹟

有瑞蓮亭今縣北尚有亭子圩疑皆令升故蹟惜無可考

詞海遺珠載陽羨溪寺壁閒無名氏詩碧雲亭上碧流飛竟日迴環面翠微梅萼破香知臘盡柳梢含綠送春歸風前古澗琴三疊雪後羣峯玉一圍遙想上人清太甚水晶宮裏說禪機今題詩雖不可考要非龍巖金沙龍池玉女諸勝不足盡其趣也

郡國利病書郭璞曰陽羨縣有張公洞密有二堂今宜興有張公洞予與韓克一曾入其中信爲瓌奇然

不知孰爲二堂也縣西北

案當作西南

又有善卷洞者上下二重若堂室然豈璞以善權爲張公耶竊疑此

亦亭林之誤張公洞從後洞入穴口僅如甕拾級如蟻懸空而下路皆通暗然炬行數百級有石室漸

大仰望穹窿若廈屋。傍多怪石如玉柱丹竈仙人田等。此一堂也。更行數百武。漸有天光。然路復稍隘。再向東南行百武。天光愈豁。石室愈大。有盤陀可坐百十人。卽宋時築燒香臺處。此又一堂也。第昔人相傳遊張公必須由後洞入。則所見如是。若從前洞。則一覽輒盡。無復餘意。而橫關阻礙。險隘甚多。顧韓之遊。想不得此法。故未能盡其要領。又案爾疋山如堂者。密若善權。乾水二洞。雖一高一下。遠望勢若重臺。而又不可謂之密有二堂矣。姑識之。以俟博洽者詳焉。

祠山在廣德州西五里。祠漢張真君渤。相傳真君烏程人。治水有功。後化于茲山。因立廟祀之。靈顯屢著。故廣德建平溧水高淳長興等。皆有其廟。而宜興亦有數處。案盛希年祠山廣惠廟埋藏記。神以西漢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生。深明水火之道。嘗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志欲通津廣德。是荆溪亦神迹所經。其胙蠶固宜。

明耿炳文父君用。從太祖渡江。積功爲管軍總管。援宜興。與張士誠將爭柵。力戰死。炳文襲職。遂領其軍。取廣德。進攻長興。詳見本傳。是君用實爲宜捍寇難而死。亦宜祠之。忠義炳文之卒。實在洪武二十七年。劉三吾所撰炳文墓志。確鑿可證。而紀傳皆云。建文命帥師討燕。至燕。王稱帝之明年。被譖懼而自殺。竝譌枉。蓋由實錄爲西楊改削。文獻無徵。不可據爲典要。詳朱錫鬯與馬寒中書。此事尤有關係。因論君用事。并及之。

王象之輿地碑目。載張公洞。唐人留題。及南唐韓熙載洞靈觀記。今張公洞。唐人留題。尙有存者。而會仙

岳上唐人留題尤多。并有勅一通。茲錄于左。勅諸道修□□□五岳四瀆名山右第一行。大川廿四化

所□□□□告□□右第二行。十二年三月廿五日。洞靈觀修右第三行。章醮功德□□□度□□□

右第四行。使朝散大夫。行內侍省內侍魏成信。右第五行。使□□□□元都觀主。賜紫□□王崱崱字左旁不可辨。

右第六行。判官儒林郎。行掖庭監作邵國□右第七行。判官承務郎。行掖庭局丞魏青□右第八行。使常

選常守貞。道士駱真運。右第九行。行從□修功德使檢校官。常州□試光祿卿辛□右第十行。都知檢校官。

常州衙官。守安州義安府折衝□□右第十一行。賜紫金魚袋。楊檢右第十二行。朝散郎。常州錄事參軍韋誕。

右第十三行。將仕郎。守義興縣令崔□右第十四行。□□洞□奉義郎。試義興縣丞□李翺右第十五行。右勅正書。

在會僊岳上。惜歲月莫可考。其餘古今人留題尚多。詳予陽羨摩崖紀略。

祠山事要指掌集八卷。宋嘉熙乙亥。周秉秀著。中述張王有妃一人。夫人二弟九子五女一。又有方使者。

亦佐王治水。別祠于方山。廣德州志又載王治水。常變形為緘。夫人餉之。約桴鼓為候。一日偶遺粒鼓

上。鳥啄之有聲。夫人急餉王。倉卒不及復形。遂入祠山而化。故今廣德俗。每歲遇神誕。浹旬禁食豕肉。

祭必以鵝。即豕膏露唇。立遭神譴。歷試不爽。惟宜俗稍寬耳。

靜山菴在宜邑北二里。有唐石幢。失其蓋。僅留下截。高四尺餘。八面上方各有一佛像。下刻陀羅尼經。文

多漫滅。末有大唐開元廿六年。歲在戊寅二月己亥。凡十五字。猶可識。書法端整。顏平原作邑志者。

不知為陀羅尼幢。但謂之唐國碑。尤可哂也。

顯親光孝禪院在城南二里舊爲法藏寺別院。宋建中靖國初蔣樞密之奇請爲墳利賜今額元至正初僧方厓建聽秋軒于萬竹間。虞邵菴、柯丹邱輩俱有詩。不久燬于兵。明洪武時僧成大移建今地。厥後又屢更興廢。今聽秋軒已鞠爲茂草。惟邵菴、丹邱及明王問等詩刻數石猶存。

司農劉夫人墓碑。其文平輿許子將撰。洪氏隸續所載已止半截。明盧熊猶得舊刻。而案其韻句。今殘碑

久亡。拓本亦不可復見。開合隸續與荆溪外紀所載而校其同異于左。漢故第一行。司農夫人。祖自會

稽山陰。姓劉氏。伊述。夫人受特貞剛。體性純淑。非禮不行。闕一。人無仁。洪闕四字。石洪闕二字。石洪闕五字。哲愴。洪闕三字。

沈沈無。沈沈無。九族穆。洪闕三字。同洪闕三字。不沈無。爭沈作。孫息盈房。導南以洪闕七字。篤闕七。母洪闕。儀

三。容德配古。列任似爲闕八。宮洪闕十字。復金洪闕十一字。沈洪闕七字。酒洪闕。甘香車騎陣闕七字。陣闕。公闕。

巖沈無。巖沈無。奉洪闕七字。侯相沈無。迎醫極悠遠。沈作。索素。沈作。名洪闕九字。幽藏咨嗟酷洪闕。

十七字。沈洪闕七字。命洪闕七字。德洪闕四。畫圖像甄采其沈作典。鄉人洪闕八字。不忘夫人爲太尉許馭之妻。

蓋立碑時。馭猶未爲太尉。故稱司農夫人。此碑與太尉碑。歐、趙二錄皆不載。故其歲月莫可考。洪氏謂

劉夫人碑。蓋立在光和之前。想當然爾。太尉墓在城南周瀆。今其地人猶謂之許墓。

許太尉廟。今雖莫可考。大抵與墓道不遠。吳處厚青箱雜記云。開元中諸孫重刻碑陰有八字。所謂談馬

礪畢者也。司農劉夫人碑。至南宋初猶在許氏墓。而太尉廟碑則已不可見。雲麓漫鈔云。紹興丙子冬。

過頤山。訪故人邵子門案案錄續。又載建康王厚之云。其友陽羨邵偉。于水濱得一。有殘碑云。舟行許墓側得

之洗而按讀。知爲赧碑也。所有字古隸與今文相錯。舊隸漫處。則以今文足之。疑後人不忍礮去舊文。以今文刻于漫處。所謂許碑重立也。據趙氏所言。是原碑故未嘗盡亡。殆開元中。其廟已毀。而碑多剝蝕。故諸孫以舊文補刊。而重立于墓上。初未嘗別礮一石也。

宋時有香蘭山寨。在邑東南五十里。蓋以備太湖者。土兵頗累民。紹定中。岳肅之將之淮東。經湖汊。至青口。居民有以摘山爲寨。兵所擾。肅之爲直之。後數歲復過此。遇數老父。攜筐筥拜道左。曰。適見騶從。聞公之姓。曰是姓稀。必吾官也。敢以新茗爲贄。肅之卻之。詩以識感云。路旁迎拜正紛紛。爲憶鉏山話事因。老去可憐心尙在。姓稀猶是耳曾聞。驛追少日傳行客。犬吠多年絕過軍。慚媿一錢無以稱。殷勤爲謝若溪雲。時蓋嘉熙庚子歲也。武穆有德斯土。故其後亦有居宜興者。輟耕錄載岳王墓在杭棲霞嶺。元初以來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者。于王爲六世孫。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竊意所謂通譜者。當是通江州與宜興州岳氏之族。合力以起廟寺。非必若後世之攀援強合者。謂之通譜也。肅之雖不居宜興。守嘉禾日。嘗出貲屬邑令戴桷。佐建王廟。其校正九經。每卷後有方印。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今傳本世猶珍之。

附朱竹垞與馬寒中書

劉三吾集千乞覓借。愚一觀。緣集中記。有爲耿炳文作墓碑。乃卒於洪武二十七年。此明徵也。今正史野記。具載建文命之出師討燕。此一大可疑事。蓋實錄爲西楊改削。文獻無徵。不可不爲辨明。恐

貽誤國史。所關匪小耳。竊按此書真蹟。今藏海鹽張選巖太學家。予嘗據竹垞之說。以載於前。然劉三吾坦庵集。有洪武二十七年。爲耿炳文撰三代祖墓神道碑。而並無炳文墓碑。蓋竹垞偶爾誤記。似未可據以爲實。頃陳仲魚孝廉爲考之如此。故附識卷末。以正前說之譌。嘉慶丁卯十月記。

桃溪客語卷五續編

周益公自紹興癸酉迄淳熙己酉三十七年間凡六至宜興屢欲考東坡在此月日後得宜興主簿朱冠

卿續編本邑圖經載東坡四事其一黃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

東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眞快活人邑人舊傳此帖今亡其二長橋元豐

元年火焚按王升長橋考謂元豐二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忻濟未幾東坡過邑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

按今有石刻在橋側曰晉平西將軍周孝公斬蛟之橋凡十二字乃宋謝采伯重刻此所記疑有訛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沈石水中其三東坡初買田黃土

村田主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其四邑人慕容輝者嗜酒好吟不

務取進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竝值如蓋東坡訪之目爲雙楠居士王平甫亦寄以詩

益公考東坡在陽羨月日甚詳有足補紀年譜所未備者今錄于左云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移

汝海四月離黃州五月訪文定公于筠七八月之交留連金陵遂來常州度九月間抵宜興聞通眞觀

側郭知訓提舉宅卽公所館不知凡留幾日也今觀楚頌帖及公孫季眞所藏淵明丈夫志四海詩皆

題十月二日又云宜興舟中寫計留宜興不過旬餘復回郡城按紀年錄及年譜但云東坡元豐八年至常州而不及七年曾至常州遊陽羨留連

旬日蓋其略也自此遂趨汝州過泗遇歲除八年正月四日乃行道中上書乞歸常州三月六日至南京被旨

從所請回次維揚有歸宜興留題竹西三絕蓋五月一日也同孟震遊常州僧舍詩云湛湛清池五月

寒而謝表謂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其爲五月無疑。是月被命復朝奉郎起守文登次韻賈耘老云。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橫奔牛。七月二十五日與杜介遇于潤之金山。贈以古詩。八月二十八日復贈竹西無擇長老絕句。則在道月日。歷歷可考。其冬到郡五日而召。自此出入侍從。以及南遷。逮靖國辛巳北歸。竟薨于常。不暇踐種橘之約矣。其帖今藏寓客董伯揀家。董氏世爲東秦名儒。曾祖暨大父在高皇時。繼掌外制。士林榮之。伯揀亦篤學嗜古。能濟其美者也。右竝詳益公全集。董伯揀惜未知其名。疑當是令升之裔。蓋令升嘗構楚頌亭于朋溪。故楚頌帖猶藏其家也。

郭知訓提舉字宅心。樞密三益子。宅在觀巷。自謂東坡舊居。門外數步。卽通真觀。造于陳大建三年。志作二年。

初名宏道。唐改興道。宋賜名通真觀。有雙柏。紹興二十八年。大風拔一柏去。其一甚大。未幾亦不存。又有丹井。相傳呂洞賓屢至此。以其有丹也。唐人嘗作觀記。南唐徐鍇亦爲之。鉉亦爲篆額。見歸廬陵日記。與邑志互有詳略。

東坡至陽羨。嘗館邵民瞻家。邵時爲邑中大族。有園臨水。最擅林壑之勝。中有天遠堂。蓋取東坡滿庭芳詞。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之句。又移蜀中西府海棠。宜邑始有其種。皆由東坡致之也。

荆溪外紀所載詩文。多不可信。若李戡陪侍叔相公遊善權一絕。尤爲可疑。按戡爲渤海敬王奉慈七世孫。是時宗室之爲宰執者。惟程石。宗敏。夷簡。程石爲戡六世祖。行宗敏。夷簡。竝戡大父。行。不知所謂叔相公者。何人也。竊意此必作外紀者僞撰。蓋以俗稱李贛爲宰相。故假造此題。以贛爲叔。而戡爲姪。不

知戡卒于開成二年。蟻至咸通八年。始以俸贖善權。距戡之卒。且三十年。卽使少時。或與同遊。戡亦斷不肯謬認蟻爲叔。且題曰陪遊。而詩又云。十里亂山留俗客。自嗟無計到禪林。何耶。

舊志列喻鳧于人物傳。考謝臯羽睦州詩派序云。新定自元和至咸通。以詩名者。凡十人。內列喻較書鳧。及喻坦之二人。則鳧實嚴陵人也。鳧有夏日因懷陽羨舊遊寄裴書記云。落日太湖西。波涵萬象低。藕花薰浦溆。菱蔓匿鳧鷺。樹及長橋盡。灘迴七里迷。還應坐籌暇。時一夢荆溪。鳧開成五年進士。姚合送鳧詩。有闕下科名出。鄉中賦籍除之句。疑鳧本陽羨人。登第後。或徙睦州耳。坦之。鳧子。明人輯唐詩。亦以坦之爲睦州人可見。

陳陳暄爲後主所輕狎。後以艾灼悸死。其詩多纖佻浮靡。殊乏警鍊之致。兄昭作流傳尤少。聘齊經孟嘗君墓云。薛城觀舊迹。征馬屢徘徊。盛德今何在。惟餘長夜臺。蒼茫空隴墓。顛頽古松栽。悲隨白楊起。淚想雍門來。泉戶無關吏。雞鳴誰爲開。此詩音節瀏亮。殆勝于暄也。詩見文苑英華。

楊鐵厓張公洞詩云。五月八日記遊仙。三十六天洞靈洞。洞中窗戶夜不扃。地底風雷日相哄。巉巖靈骨誰手鑿。納納虛舄曷時頌。龍顛虎臥絡薜蘿。委蓋垂旃挂鸞鳳。莖高玉屑陳金杵。窪陷瓊漿流碼甃。元田鴉色白於鷗。丹室蛇光紅似蝮。石函綠字紫泥封。元圃瓊華青子種。白驪有跡踏石田。金虎無聲飲銀汞。樵柯已爛商四朋。藁輦初過茅二仲。牛車望氣待著書。螺女行廚時進供。胡麻留飯阮郎來。林屋刺船毛父通。去聲。或作迴。音洞。過也。王生石髓隨手墜。吳客求珠空耳縫。九靈太廟苞氣母。五岳眞圖特兒弄。

書傳丹篆爾何須。石化黃金本無用。玉盆濯髮天雞鳴。鐵笛穿空神馬鞚。符行律令鬼承呵。聲出腦宮龍聽頤。未應片石隔仙凡。溪上桃花自迎送。此詩瓌奇幽異。古今遊張公洞詩。罕有出其右者。按鐵厓以至正丙戌。至宜興張公洞口。摩厓有題名云。至正六年□月八日。會稽楊維禎。領客富春吳復□。七人來遊。賦詩殆卽是時。

任公釣臺。舊志在縣北一里。臨荆溪。而不能指其故址。周益公汎舟遊山錄云。丙戌食後。汎舟度長橋。至邵園。邀方遠小酌。天遠堂荷花盛開。其旁卽吳師尹宮教之園。初任昉釣臺在水涯。師尹夷之。別築臺於傍。師尹近死。園已荒。而古跡湮爲菱葑矣。據此。是釣臺自梁迄宋。經六百餘年。而後爲吳氏所夷也。任彥昇集。到溉爲建安太守時。昉嘗從求二綵段。寄以詩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須及時。無待涼秋日。考隋書食貨志。謂梁鐵錢至爲惡薄。民間貿易。至以車論。而任詩云兩當一。蓋以車論者。乃民間私鑄。而官錢則仍兩當一而已。又金壘子載。溉酬任昉求雙絲段詩云。予衣自百結。閩鄉空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者貪。前任所求二綵。綵字疑絲字之譌。蓋二絲段卽所謂雙絲段耳。

志家相傳。孫皓國山封禪刻石。埋銀龍銅馬其下。乾隆癸丑。予與唐荆溪冕仲及同人。謀結石亭碑上。以庇風雨。啓土至底。見碑下乃山頂一片石。鑿平無少空嵌。可埋銀龍銅馬者。始知千百歲之傳聞。不如一朝之目睹也。

李蟻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已在其後也。迨路巖出鎮。益失其勢。鐸柔弱易制。中

官愛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將命鐸矣。蠶陰知之，挈一壺家酒詣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卽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其革焉，使元奴傳言于鐸曰：一身可矣。願爲妻兒謀。蠶驚曰：以吾斯酒爲鳩乎？卽命一大爵，引滿自飲之而去。事出玉泉子。此亦石林所謂蠶之名迹也。

洞靈觀在宋時，累有降賜。真宗天禧中有金寶牌，其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仁宗慈聖光獻皇后有玉杯琖，上上大吉，中平不利，又聖母殿小池，乃京師醴泉觀水，蓋不獨章獻皇后之夾紵玉仙而已。觀中石刻，則有唐長慶四年楊漢公題名，南唐保大九年韓熙載記文，宋蔡肇詩，竝見歸廬陵日記。今無一存者。

宋臨海陳子高嘗作陽羨春歌一篇，明人輯唐詩誤收於李郢。後遂有踵其失而不察者。按此歌發端云：石亭梅花落如雪，土殿爛斑竹茹赤。祝陵有酒清若空，煮糯蒸魚作寒食。無論石亭之古迹，竹茹之土產，清若空之酒名，皆未著於唐時。至云風光何處最可憐，邵家高樓白日邊，蓋宋時宜興邵氏最爲鉅族，臨溪有名園，所謂天遠堂者，尤才人勝流之所集。周益公言之甚詳，故歌中猶云爾也。其非李郢作必矣。

任彥昇爲御史中丞，嘗與彭城劉綽、劉苞、劉孺、吳郡陸陞、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武原到溉、到洽、文酒交遊。時號蘭臺聚。九人在當日，皆文學知名，亦人人有集。迄今詩文流傳，惟兩到最少。溉猶有數短章。

而洽竟無一篇之遺。豈因孝標廣絕交而後。人皆薄其兄弟爲人。并所著而唾棄之耶。

世但有夜光木。未聞有夜明竹。宜興邵孝子墓獨產焉。孝子名志珪。九苞里皋陸人也。天性至孝。少業儒。家貧。棄而力農。以養親。弱冠時。父得危疾。聞醫言。糞不甜滑可治。乃私嘗之。復割股以進。父旋愈。又數年無疾而卒。志珪晝夜哀泣。旣葬廬墓側。未嘗歸宿。迨母喪畢亦然。雖祁寒酷暑。不少閒。久而墓側夜光之竹生。竹初生無異于常。亦不甚修偉。數月籜解。枝葉漸枯。至夜輒有光熒熒然。若熠燿之在葱管中。自雍正庚戌七月。至于冬日始熄。遠近見者莫不嗟異。具疏其事。聞諸當事。請旌其廬。志珪自陳力辭。遂中寢。志珪旣沒。又五十餘年。至嘉慶丙辰春。而夜明竹復生。予初未之信。得一枝目驗之。良然。藏于篋中。近百日乃已。按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魚噫。聖經之語。不誠信哉。餘詳予夜明竹記。

張公洞中有平坡。號燒香臺。舊志謂宋淳熙初。宜興尉趙伯津築。按周益公歸廬陵日記。隆興元年四月。遊此。云。入張公洞。初至燒香臺。頗平廣。隆興元年。下距淳熙初元。十餘載而已。云然。疑本有此臺。伯津或增修之。非創于其手矣。

董令升集。不見于宋人簿錄。故詩文流傳。不少槩見。朱翌有陪董令升西湖觀競渡詩云。馳波門艦疾。輕鴻歌鼓喧。天保歲豐。直面北風吹雨過。卷簾斜日照樓紅。吳兒戲水用長技。太守行春如醉翁。社稷中興。豈無日。羣魚躍水正飛空。行樂何妨縱水嬉。勸耕猶喜及花時。風和官柳未飄絮。綠滿園桑無附枝。

訓練指麾談笑裏。清涼瀟洒古今宜。西溪雨足歸舟穩。會送高帆入鳳池。又有次韻董令升尋幽亭競秀亭性樂堂玉泉四絕竝見瀟山集疑皆令升守新定時倡和之作蓋新仲紹興中嘗僑寓桐廬

謝疊山先生云檀弓梁木其壞下劉尚書美家藏禮記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任鈞臺作禮記章句以為今家語亦有此句遂取以補入此先儒之所知之而不敢也

善權乾洞口有覃懷李曾伯摩厓題仙李巖三大字筆甚雄偉仙李之名前此未聞不審長孺當日以己與巖經皆賴鄉之裔故以名巖抑別有仙李之事乎惜記載闕略莫得而詳之

王象之輿地碑目張公洞唐人留題注云見張公洞下按今碑記全書已軼其文無可考予以嘉慶丙辰五月與鳳臺胥大令繩武同遊張公洞徧閱摩厓石刻略記于左勅諸道修行云凡十五行正書已見前卷大

歷□年歲次甲寅□□月十日奉勅□□張公洞□□二行正書承奉郎知常州義興縣丞一行正書

李隱芝王衡齊樞司馬經綸貞元廿年春三月十三日四人題樞侍姑尼圓義衡從姊尼幻通遊十一行正書唐開元二十二年秋住山梁□□□明□刻于洞口二行正書以上張公洞會仙館其餘宋元以來留題及書

甚古而無歲月可稽者別詳予陽羨摩厓紀略

宜興之為邑北為水道東西皆崇山峻嶺東南有太湖之巨浸惟西南平曠少山直通廣德宣歙諸路故南宋于此設寨以土兵屯守且視為江浙之門戶宋史劉光世傳給事中程瑀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泖之間以備退保上以章示光世又今南門外有岳隄乃

武穆師行。築此以通騎道。則斯地在當時。爲劉岳諸將往來經略之所。迄今閱數百年。黃童白叟。鑿井耕田。罕有能指其阨陜者。蓋天下之平久矣。



金 陵 賦

程 先 甲 著

本館據金陵叢刻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金陵賦後序

光緒丁酉春余纂金陵建置表畢。程子一夔出是賦相示。蓋其二十二歲時所作也。中間涉光緒壬辰以後事。則其續增者。余讀而著之以郡人傳觀。藁不暇給。亟爲付梓。或謂昔人爲京都時。尚無類書。故自可貴。近代以來。類書充棟。卽效是體。不過鈔錄。將奚取焉。不知類書者。所以資于祿之文。酬應之作。利于塗抹。羌無鉤稽。若夫鴻篇巨製。存乎學識。本之不立。舉趾卽躓。未聞填寫皇覽書鈔。撫拾類林錦字。卽可攀班。揖張。凌揚。轢杜者也。或又謂賦旣專陳風俗。則題當繫以風俗。以示區別。且會稽風俗。古有行之。胡勿倣諸。不知律賦旣興。題始纖瑣。古無是也。以若所言。賦陳風俗。題必標明。則自子雲以來。賦京都者。于風俗之外。例陳山川人物之屬。將必一一羅列于題邪。夫文至宋代。古誼寢亡。卽王十朋會稽風俗之題。殊形黥淺。乃旣主風俗。而復涉山川物產。顯示乖迂。是可訓邪。余觀一夔之學甚邃。而識甚遠。豈不以風俗者無十年而不變。今日之俗。卽他年之古。故賦所未悉。閒加自注。以備異日之考驗。或土風有符前古。亦坳箸之。此則與昔賢自注。託稱名流不同也。而又洞悉聲音。熟究故訓。故克窮幽極眇。物無遁景。此則非餒飶奇字。脈理梗塞之徒。所可例也。若夫廢興盛衰之感。無已大康之惜。言表託諷。簡外含憂。蓋又詩人之譎諫。賦家之心法矣。至其神氣魄力。方古誰氏。達者自諭。夫復何贅。一夔所箸。尙有選雅。選學筭闕。文選古字通疏證。補文選校勘記。選學源流記。羣雅劄記。許慎淮南注鈎沈轉注考。廣續方言。讀方言小記諸書。其已刊行者。惟

金陵賦 後序

廣續方言四卷同縣傅春官鉸于晦齋



一夔同年少工麗文。旁貫倉雅。誦今稽古。纂述亶然。今歲春莫。予歸自濠。日夕過從。相對娓娓。時舉軼聞。以助歡劇。一日。一夔出金陵賦。屬爲後序。予惟金陵名都。代有作者。零縑贖璧。僅存什一。大槩夸飾山水。祖構京都。拘模限格。並極侈妙。然無關考索。雖偉弗貴。一夔咨度故老。眷聚近迹。凡歲時風物。禮俗典故。方言里語。人情物狀。纖屑畢載。條流無紊。事皆目涉。不繇簡記。傳之方來。足備采摭。遯園贅語。吉甫瑣事。體裁各別。其旨一也。一夔茲賦。作于壬辰。弱冠弄翰。已越舊製。中更半紀。箸書益多。嘗鼎一臠。豈云盡味。昔堇浦敍樊榭東城雜記。稱其撮舉方隅。瑣陳街陌。言不滿萬。美驟數家。求之簿錄。古無其倫。追迹曩編。欽歎若彼。予于茲賦。亦猶是云。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同縣魏家驊。

金陵賦一卷並序

江甯程先甲一夔箸 同縣傅春官校刊

蓋京都之作大氏諷頌兩軌而已。迺其鋪陳形勢。與夫草木鳥獸之瓌異。人物之珍韓。反諸司契。殆猶糝糠。議者謂古無志乘。爰尊京都志乘。既興茲製。可廢蒙竊惑焉。夫志乘之例。倣落禹貢。班張所陳。曷嘗不原本載籍。若夫稽之地圖。驗之方志。則太沖且自道之矣。而當時人士。競誦互寫。是何說與。特後之作者。謬于諷頌之誼。輒鈿摠圖經。以足篇。襞積地志。以成幅。太傅所喟。抑又不免。余既生長巨麗之域。目稔。餘華之習。竊以爲劉向言其域分。變之有涯者也。朱贛條其風俗。變之無涯者也。有涯者志乘所詳。無涯者志乘所略。苟盛衰之任運。將考鏡以奚資。屬以壬辰。閉關寂處。嘿游家居。四時之風俗景物。或得諸躬見。或聞諸父老。歷歷如績。爰奮藻以散懷。期無斃于古詩之惜。以竣輶軒之使采焉。其辭曰。

於皇樂郊。旣麗且腴。揚州之域。建康之都。界長江之天險。跨百里而爲郛。帝王所宅。則名勝薈于今古焉。疆圉所拓。則廣袤甲于中土焉。亶觀夫城郭之內。隧廛縫獵。屋宇連蜷。人煙滂地。市聲沸天。頽頽彬彬。挂鞞駕肩。淮流泚煒。粲于渙睢。染人濯絲。麇至鳧趨。江甯緞機。以玄色著名。而染坊多近秦淮兩岸。漂絲必于青溪。東水關、北銅管、三水合流之間。其色烏亮。江湖上時。則染匠退休矣。機聲軋軋。比舍誼闐。萬家篝火。世業相傳。商賈雲集。于此懋遷。金陵貢緞甯綢之名。甲于天下。見機業瑣記。客買賣者。曰緞行。機匠領織曰代料。兵燹前。亦有屋機匠于屋內者。今皆爲放料焉。機房以南城之東西偏爲最夥。絨機則在孝陵衛。與夫田疇之所灌溉。園圃之所藝植。輪舶之

所闐噎。馬道之所交織。夷氓之所錯糅。寓公之所棲息。車蓋闌干。騶從駱驛。固已足以孕閎苞深。隆上都而觀萬國。然而土俗攸沿。踵事益增。其華靡也。民風所漸。緣情將得。諸擬似也。以金陵之沐浴聖澤。雖容太平。蓋二百餘年于此矣。雖聞以癸丑之亂。運距陽九。江南之區。烽煙躡蹂。而廿年以來。元氣漸復。生齒寢阜。已駸駸乎當年之富有。故其家居消搖之域。人處安樂之窩。飽嘉德。飲太和。莫不優游而自得。徜徉乎婆娑。方春之初。衆考蘇魂。時鳥引吭。富媪贈興。萬物貢情。金吾弛禁。上元是迎。則有輕諺之客。狂趨之倫。翦大帛以為龍。中然燭以熒熒。蜜蠶蚴。翕翕晶瑩。舞蹈依節。騰驤按程。若將迴而復旋。或欲卻而且行。鼓鬣吐舌。奕奕神生。噏噏噓爛。心怖且驚。紛雜戲之蠱集。更俳樂霍釋。以駢呈。襲優孟之衣冠。兼擅蘭子之伎能。羌屬脛以雙枝。警鸞捷而猱輕。舊俗有龍燈之會。兵燹後。則湘營士卒為之。燈後增以高趨會。塗脂抹粉。往來如飛。案高趨。即列子所謂雙枝屬脛之戲。今但益以俳優面目。

耳。閭閻為之四塞。城郭為之一傾。又有白衣金界。銀花火樹。珥蕙纒。護雲駟馳赴。兵燹前。值元宵。凡庵祠廟宇皆上燈。而府署西偏。白衣庵。尤甲于一郡。婦人祈嗣者。率于是時進香。油壁香車。游人如蟻。不亞杭州天竺。蘇門上方之勝。。上新河前。木商所駐。懿擅新安。熹奇數故。上新河。為徽州木商所萃。。州燈云。歲四月初旬。木商賽都天會。亦出斯燈。其燈市。則笄橋之上。文廟之垂。笄橋舊有燈市。曼延于評事街。比歲稍寥落。而縣學文廟稱盛焉。。總總擗擗。千蓋萬枝。或截竹剪紙。妙肖百物。巧隴衆長。窮神畢狀。詭制殊光。或玻璃界玉。明角垂珠。飾以彩墨。綴以流蘇。或摛紗裏絹。妃繪儷細。文極藻績。義殫吉祥。摹仿古人之面目。傳故事以揆張。共列錢而銜壁。絳流耀以含英。別有仇剪綵于隋宮。莛盆盎之芳叢。佇燈光以遠眇。若阿那猗靡而遡風。于是嫵春士女。卜夜稚子。安金釭而施琉盞。爭豪侈而鬪靡。莫不然膏列炬。燼電煬虹。焱焱炎炎。炤爛乎城中。其

猜鏡。則向經史以選儔。從百家而漱馥。下逮片字隻言。指事體物。古句新詞。小說里諺之屬。靡理不譎。胡思弗穀。慧心溶于方朔。隱語邃于齊髡。勝負以贊。酬贈斯餘。一時羣履互邀。綦履相續。摸索黯中。裴回路曲。其會意也尚巧。故鬪角而鉤心。德祖曾不足使繼軫。景純惡足以斬驂。其既望則攀堞梯譙。祓除痲疾。呼指罔禁。重桂桑烏。簫鼓噲吟。百戲駱驛。暨夫細民之遷引。逐末者。嗶呷紛葩。蹀傲震盪。相與馭乎城閣之上。舊俗正月既望登城。簫鼓爆竹之聲相聞。謂之走百病。亦云踏太平。聚寶。三山。石城。通濟。四門爲尤盛。見白下瑣言。今則此風惟聚寶門爲盛。但有簫鼓。而無爆竹。兼有陳洋畫與游人觀者。又煮豆作紅色。焙蜀黍成花。綴諸棘刺上。以肖梅枝。抑或吹作榴實等。綴其上。沿道而賣。游人必攜一枝而歸。走百病之名尚如舊。特罕有稱踏太平者矣。光緒癸巳。劉制軍因新修城。禁止。此風爰廢。其清明則紙鳶遺製。匯

于南郊。彌山被谷。蹙塵起翼。冰絃膠亮。高聞九霄。暨夫游人之踏青品泉者。永甯泉水。最爲甘冽。聆遠睇遐。耳側首

翹。相與鴛乎雨花之均。至若莫春三月。鄉人賽會之時。一年之會。有若都天。城隍。東嶽。茅山大王之屬。近惟東嶽會。城內外兩枝稱盛。而都天。大王。兩會均廢矣。光緒乙未。城西都天廟。傳有神降。遂于六月復舉都天會。樂迎神于祠宇。昇周游乎九達。居庸崇其古祀。東嶽肅其靈旗。鑾和宛澗。

鳳。蓋琴麗車騎。雷動幢葆。蜺馳戟鋌。椒駁扈侍。森隨赭衣道屬。縹緲配藜韻。鏗鐻分鉦鼓叩。音嗷嘈兮筦簫。歛俛童萃兮鞭絲。迺畫架翻兮千秋移。聚似京峙。散似山摧。互延十里之外。景鑠百塵之歧。于斯之時。

家肆香案。戶張淨几。燭龍爛騰。爆竹聲駛。觀者如堵。門咸若市。頸遠延以擬蠶。首叢聚而似螳。盈弄溢衢。塞閭闔里。則有莊姝妙姬。挈女伴。揄錦袍。整鈿朵。小佇乎門巷之前。闌楯之左。悖嫵曼睩。蹀躞釵鞞。闔玉

掌以嘿祝。蕪瓣香而心寫。遂使游閒公子。子墨客卿。阿錫輕襲。鬢鬢高撐。微測密語。黯揣衣香。左顧右盼。

命朋歡羣。精授魂與。馳逐香塵。游人爭曳鮮衣。隨會所之。謂之會觀。蓋至曜靈息輪。皓露浥身。燭光人影。施施鱗鱗。且儵燐

乎城闔。晃耀乎星月。羨漫聊浪。而靡所垠爾。迺青陽告謝。朱明始受。羣英辭柯。芳蔭集阜。迓端陽之令節。拊蒲劍而蕪艾茸。戶榻之赫辰綴。槃盂之糗午供。貌終葵之獰惡。攫禱祿以睢盱。狀天師之闕虺。跨山君以擲揄。將以禳厭乎疫癘。更佩籙而縣符。矧夫南人善船。古之則也。招湘壘之忠魄。遂競渡乎澤國。掉龍舟績之而塗粉墨。儵而轉舵以標狡。勃兮如掉尾之天蟠。儵而打槳以旁划。歛兮如鱗爪之紛拏。往來石城之下。與夫朱雀之隈。踏浪蹙濤。起雪興靄。重以桃渡爲靡曼之叢。秦淮爲麗都之藪。水榭河亭。夾岸而處。荃壁雲蜚。蕙櫨椒舉。公子詞人。此焉清暑。茶寮酒肆。膠輻從萃。人語諠呶。載縹盜而買醉。外有譟臺儻閣。悅性之鄉。南曲眉娘之宅。盧家少婦之堂。嬋娟此豸。絃服靚粧。蜚穢垂髻。塞箔憑闌。儂才齊敏。和適心腸。獻倩程蠶。蠶顛蝶狂。縱縱莘莘。此焉中藏。爾迺迎望。舒送羲和。鶯鐙舫。縱權譟。張錦篷。火雲爍。移艤櫂。赤城燐豹。髓融蠟。淚落月池。旬塔鐙錯。陋影娥。鄙殿脚。舊時鐙舫。每夕陽則張鐙上五采篷。齊赴月牙池搶水。月搶水之盛。遂不復觀。又南門外報恩寺塔。遙直月牙池右。環塔有鐙。因縣學而秦淮。爲泮池而得名。自樓子船興。而不數數點。點則斯池獨有倒影。泛舟者必聚觀之。今塔亦毀于賊。其樓船。則綺錢迴檻。步欄清箱。彫楹焚燎。檀几銀牀。珠簾錦幙。玉塵琴囊。致飾綵緞。鋪陳煒煌。試登舟以睨謁。若詣畫閣與華堂。白下瑣言。秦淮鐙舟。昔人稱之。今則純用玻璃。舊時羊角。久無用之者。其船大曰走輪。小曰藤糊。嗣又有小于走輪。大于藤糊。謂之四不象。先甲案今皆尙樓子船。走輪諸舟。均爲減色。蓋梨樵宏敞。陳設豪華。人爭豔之。又聞舊時鐙船。不施屏障。客與諸姬。方舟以游。罕有同舟者。于是招頓老。邀妥娘。泝中流。集衆芳。璠筵啓。仙樂張。命恆娥使秉燭。詔杜康而驅愁。酣喝月之。毋戰。遏雲旁沛。其譟喉。其豪雋。則有蕭龔。徐冒。錢王之流。其狎客。則有張吳。盛沈。宋柳之儔。巾篔兮紛紛。蜜釀兮盈尊。邨舍人家。冬日以糯米作封缸酒。甘如蜜。名蜜釀。飲後當風則醉。呼爲迎風倒。釘瓜果兮碧琅玕。茉莉裝兮盃景醺。香風颯纒帶。

魄蕩魂。蓋牙檣錦纜。磊砢叢蒼。若光若滅。達旦不絕者。常獾獠相羊乎十餘里之外。然而游覽之心。猶未畢其清娛也。遂迺風舉雲搖。鼓楫前趨。淫淫乎。裔裔乎。相與詣乎玄武之湖。睇北城。賤鍾嶺。辭巨艦。乘小艇。蘊菖千晦。夫渠萬頃。暎以柳桃。閒以灑茗。沙隄十里。以縈紆。板橋一弓。而清魚。酒衿。掩夢。以菲微。蘭珮。葳蕤而激靚。擢艫穿花。則捷于魚之逝波。捩舳馳森。則翩若鳥之軼景。洵塵表之清標。而水濱之靈境也。何必調蜚雪之散服。壬癸之符。手冰紈之扇。懷招涼之珠。然後軼埃場之混濁。追炎氛而滌握。齟哉。若夫素女弭鞭。蓐收駐旆。大比之年。賓與之會。迺申舊章。頒令典。司空僇工。禮官掌鍵。整棘闈之舍屋。治頽凋而廣不足。密于蠶房。迫于蝸廬。萬戶千門。位次部居。隸首不能記。張華不能圖。迺備芻茭。侍糗糒。儲水漿。屯兵衛。于時江安兩省之內。少年秀儁。碩德英耆。懷珍挺質。抱璞函姿。趨踰乎文章之藪者。蓋不下二萬有奇。莫不揜裳負笈。犇走而來儀。爾迺榜板橋而賃屋。遵東城以下居。其聲價之踊貴也。如問春明坊之廬。其冠蓋之聯翩也。如入公超市之閭。至若聖廟之前衢。瓊院之西角。書肆相轄。縮本充架。鉛印溢籥。听鏤板之迂拙。俚巾本之緜數。百貨駢陳。賈留帶。中外異物。八方波屬。牆不露形。戶無隙屋。澀齏漿。響耳眩目。汗雨泥中。廋塵雲。晦淮曲。縣學文廟前。爲傾城游觀之所。百戲畢陳。雜伎雲蒼。蔓及真院。終歲游人如蠅。值年節更盛。雖兵燹前之報恩寺不逮也。逢科則真院一切齋清。而文廟之擁擠更甚。暨東牌樓真院西街。皆終夜有聲。矧主司入闈之日。多士赴試之期。走馬看榜之夜。鳴鹿吹笙之時。士女如雲。車馬四溢。譚者雖舌敝而脈焦。猶未能髣髴其萬一。且以赤華青豆。八正之門。所繇登也。面壁雨花。又五衍之軾。所繇馮也。自六朝以來。禪堂林立。僂指難勝。以故勝幡南振。慧日東升。人崇象教。俗重傳鐙。于東則蕭帝古

葛戚里葭葦。鄉鄰雜遝。少長攜扶。紛依班以相見。僉羅拜而挪揄。羌謔諧之並作。譁笑語之軒渠。昏之三日禮。亦有于昏之明日者。謂之連朝作。案見拜之禮。宋時已行。書儀又謂長風雖多。共爲一列受拜。以從簡易。則今之一一受拜者爲繁矣。登降拜跪之禮既畢。槃爨勃窣。媒妁前導。

遂迺作羹湯而下庖廚。其他之競觀新婦。右軍故步。三日之內。未行見拜禮。無尊卑。皆得戲新婦。謂之慶新

車歸寧。倡于高固。女嫁彌月後。輿婿歸來。謂之回門。兵燹後。或六日。或十日。不必彌月矣。瑣節緜文。蓋猶不可以更僕數。其饋歲遺俗。踵諸西

蜀。交際官寮。蟬媢戚屬。酒肴信洽。比之款桃李表報投之篤。則臧穀往來。驚壺觴也。吾鄉時節。皆有饋餉。不特歲也。以及餞行接

風。送考問疾。移居慶暗之類。統謂之送合。灌佛高會。道場風清。粥調七寶。香積製精。檀越市諸大地。神惠普于衆生。則僧徒織

路。載宮筐也。春聯題墨。勝國肇始。神茶鬱壘。圖厥冠履。選辭按氏。考誼就社。銘牖戶于周皇。署桃符于蘇

子。則門閭粉墨。紛輝煌也。軍民祀竈。飴錫載槃。范黃靡素。鏐燠錄寒。封羊匹絜。塗糟侷醇。貢媚申禱。肝蠶

網縵。則送神迎神。侑樂章也。古祀竈以夏。漢陰識以臘。若醉司命鏡聽之說。皆于除夕。吾鄉則臘月二十三日祀竈。以膠牙餠爲黃白金式。命曰竈糖。薦諸槃中。放爆竹。具芻豆。謂之送竈。至除夕。則謂之接竈。

案四時而校俗。眇古昔以觀風。雖隅舉其二三。已可識其氣象之豐隆。且夫東粵多靡。犯義侵禮。孰與同

履。准鸞周槩。折榘僻畷。巴陝重氣。輕法剽悍。難馴。曷若人知懷刑。尸怯私鬪。國憲是循。歇浦回次。騁者犇

欲。孰與練絲毓蠶。鄉耕城織。安恣膺福也。夫金陵者。蓋天子之所臨幸。鑾輿之所睠顧。帝澤之所湛深。聖

教之所布濩。故其巾卷盈門。禮器牲牲。街譟衢謳。蹈德儻仁。生斯世者。漸被元化。穆想休徵。有不懷南巡

之典者哉。敢作頌曰。聖祖止焉。高宗莅焉。兩后駐蹕。鈞六次焉。鸞鳳銜鞋。離宮邃焉。蠲租免稅。恩澤施焉。

天章璀璨。寵光賁焉。我都人士。渥天賜焉。醴化流衍。永覆被焉。兩后字萌。廟謨備焉。後拊茲土。體斯意焉。